

賀慶	策對	奏事	駁議
薦達	陳謝	檄移	彈劾
			勸進

駢體文鈔上編下



不中用出此

師古注漢書以外字物
句悉謂非也當以外府
為由

出語使人毛髮慄
慄

居言令人皆知砥礪其
劍而不知砥礪其身夫
學身之砥礪也

駢體文鈔卷九

教令類

王子贛敕掾功曹教

身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

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
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闕內不理無以整外
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
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
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污不軌一郡之錢盡入
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
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魏文帝以鄭稱為武德侯傳令

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礪之以砥
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為命世之寶學亦人之
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

志

曹子建黃初六年下國中令

此令文館詞林所載辭繁于此今從本集

身輕于鴻毛而謗重于泰山。賴蒙帝主天地之仁。違百司之典議。舍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貶。富而不恡。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耳。身更以榮為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于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脩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此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傳季友為宋公脩張良廟教

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庶。風雲元感。蔚為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瀆。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象陳味。撫跡懷人。永歎實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王者施行。

傳季友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蕃斯境。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支之祚。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邱封翳然。墳塋莫剪。感遠存往。慨然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况瓜陵所興。開源自本者乎。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

何義門曰傳季友乃四六之祖

方伯海曰按篇中將甘棠信陵一語為比例文字便疏宥有情前篇与此同信短篇如此用意便不直率二篇皆有意照應存東漢人筆意語意拙鍊而流

江文通建平王聘隱逸教

府州國紀綱夫媿夏已沒大道不行雖周惠之富猶有魚潭之士漢教之隆亦見棲山之夫迹絕雲氣意負青天皆待絳螭驤首翠虬來儀是以遺風獨扇百代餘烈激厲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吾稅駕舊楚憩乘汀潭挹於陵之操想漢陰之高而山川遐久流風無沫養志數人並未徵采善操將棄良用慨然宜速詳舊禮各遣纁招庶暢此幽襟以旌蓬華

任彥升宣德皇后令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夫功在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施俸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也要不得不彊爲之名使荃宰有寄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博通羣籍而讓齒乎

任昉此文未見
港昭明修梁武
功位堪若之選

一卷之師劍氣凌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辨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龍而成輒削藁爰在弱冠首應弓旌客遊梁朝則聲華籍甚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維新締構斯在功隆賞薄嘉庸莫酬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惟彼狡童窮凶極虐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旣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白羽一麾黃鳥底定甲旣鱗下車亦瓦裂致天之屈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五老游河飛星入昴元功茂勲若斯之盛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恧焉輶軒萃止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蕭彥達爲荊州刺史下教

夫鶉火之禽不匿影於丹山昭華之寶乍耀采於藍田是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宏風闡道靡不由茲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任河內史雲孤邵屈志陳留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喻意既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疆三緘之歎邱希範永嘉郡教

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拘牛屢空於畎畝績麻治絲無聞於室巷其有耕灌不修桑榆靡樹遨遊鄆里酣醕卒歲越伍乖隣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慚仲蔚而三徑没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移風

陸佐公至潯陽郡教

第五倫之臨會稽躬斬馬草鄧伯道之莅吳郡自運家糧故能使吏作頌歌民胥興詠太守薄德謬叨竊組竊願巴祗闇坐接客思匹吳應被絮對賓常藥自隨式瞻無遠單車入境竊所庶幾舊須發民治道及戍邏揄樵採諸如此類一皆省息

梁武帝禁奢令

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恒由此作自永元失德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璇室外構傾宮內積奇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遂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竝甲第康衢漸臺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驕豔競爽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

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聖明肇運。厲精惟始。雖曰續戎。殆同創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洞罄不一。孤忝荷大寵。務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厲微躬。鹿裘之義。解而更張。斲雕爲樸。自非可以奉。粢盛。修黻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絕。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庭備御。妾之數。大饗絕。鄭衛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準的。毗庶。菲食薄衣。請自孤始。加羣才竝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己。移風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爲條格。

梁簡文帝與劉孝儀令

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

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于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瞻。元黃成采。旣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鷓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熟。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權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寔其人。及宏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料。所賴故人。時相媿偶。而此子溢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

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慟
愴。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
吹噓，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旣往。故爲痛惜
之情，不能已已耳。

梁簡文帝與湘東王論王規令

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道正，神峰標映，千
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辨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
梁之氣，特多。斯寔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
長淮絕澗，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
之傷，信非虛說。

梁簡文帝移市教

臨淮作守，白鹿隨而忘返。蕭令解綬，黃雀從而。不歸。况復
衛卒遮車，追民擁榜。瞻言前古，眇愧宏多。吾旅泊冬，川阻
茲涸。水日中總會，交貿遷移。雖樊無外取，要得所求。而旗
亭舊體，自有常處。不容近違，孔奮遠逐。曹參正恐舊肆盈
虛，或成彫廢。

梁簡文帝罷雍州恩教

折以片言，事關往聖。寄之勿擾，傳彼昔賢。故刻木不對畫
獄，無入吾自之雍。矜懷圉狎，幸得天無虛旱。地歇怪蟲。今
軸車行塗舟，艤且戒植柳官渡。尙或依然，寄飯曹僖。猶思
恩宥，况義化君民。節離寒暑，憫茲岐路。宣留惠澤。

梁簡文帝與僧正教

此州伽藍支提基列，雖多設莊嚴盛修，供具觀其外迹。必
備華侈，在乎意地。寔有未宏，何者。凡鑄金刻木，鏤漆圖瓦。
蓋所以仰傳應身，遠注靈覺。羨龍瓶之始晨，迫鵠林之餘
暮。故祭神如在，敬神之道。旣極去聖，茲遠懷聖之理。必深

此土諸寺止于應生之日則斲列形像自斯以後封以篋
笥乃至棄服離身尋炎去頂或十尊五聖其處一厨或大
士如來俱藏一櫃信可謂心與事背貌是情非增上意多
精進心少昔塔裡紅函止傳舍利象頭白繖非謂全身夫
以畫像追陳尚使吏民識敬鎔金圖範終令越主懷思匹
以龍阿尚能躍鞘方之虎兕猶稱出柙况復最大圓慈無
上善聚聞名去煩見形入道而可慢此雕香蘊斯木栴緘
匿玉毫封印金掌既殊羅閱久入四天又異祇洹掩戶三
月寶殿空臨瓊階虛敞密帷不開非仲舒之曲學紅壁長
掩似邠卿之避讎且廣厦雲垂崇甍鳥跂若施之玉座飾
以金鈿必不塵靄日姿虧點月面琉璃密窗自可輕風難
入龍鬚細網足使飛燕不過兼得虔敬之理必崇接足之
心彌重可卽宣勒永使准行

梁元帝課耕令

軍國多虞戎旃未靜青領雖熾黔首宜安時惟星鳥表年
祥于東秩春紀宿龍歌歲取于南畷况三農務業尙看天
桃敷水四人有令猶及落杏飛花化俗移風常在所急勸
耕且戰彌須自許豈直燕垂寒谷積黍自溫寧可墜此元
苗坐餐紅粒不植鸞領空候蟬鳴可悉深耕溉種安堵復
業無棄民力竝分地利班勒州郡咸使遵承

周文帝下朝士令

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
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
助己爲治若其知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
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人又自勉曰天
生儁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爲治安可苟辭於是

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土
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饑
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祿尊之以軒冕而
不以爲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爲德也位不虛加祿不妄
賜爲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爲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
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堯舜之爲君稷契之爲
臣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爲私恩爵
祿爲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之受
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其屋者則迂道而求之損身而利物
者則巧言而辭之於是至公之道沒而姦詐之萌生天下
不治正爲此矣今聖主中興思去澆僞諸在朝之士當念
職事之艱難負闕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
則審己而當之不堪者則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
爵不虛受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

金華書院

合河前氏
列粹家語

駢體文鈔卷九

駢體文鈔卷十

策對類

鼂錯對賢良文學策

從任賢立說實隱然自負其詞泛濫遂覺塗徑欲迷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
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跡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
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
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懋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
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
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
承宗廟之祀朕旣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
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
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于人事之終始
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

以家令之才遇文
帝贊主親奉大
對曾無所建明而
以五帝神聖之
說責袂干進不
及蒼江都遠矣

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
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
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母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
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
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
其正論母枉執事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母怠

平陽侯臣宙汝陰侯臣竈潁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
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
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
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爲五伯長
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
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
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

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宙
等迺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少茅臣亡
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
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
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
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
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
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祆孽滅賊氣息民
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
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
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
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
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

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入。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

如此歛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擧大者罰重，擧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污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

臣聞秦始皇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
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
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
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
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
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慾亡極民力罷
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
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僭刑罰暴酷輕絕人
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
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皇亂
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
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疎皆危外
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

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
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
末除苛解媯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皐人亡祭非謗不治鑄
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皐人有
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
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
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
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
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
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母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
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其
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聖賢
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

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中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

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中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

公孫宏對賢良文學策

精深不逮江都而切實簡當得開說之體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

鳳在郊藪龜龍游于沼河洛出圖書文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跡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鬼物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卽賦歛省不奪民

平津素以曲學
阿世不稱
察免之辭宜其
務居容悅

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

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宏愚。不足以奉大對。

摯仲治賢良對策時詔諸賢良方正會東堂策問虞對擢為太子舍人

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於正末。故憂法度之不

此反言以明之重
在情者

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考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釣築而不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遺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失行。天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供禦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

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華門。不見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郤廣基賢良策對

東京之流裔汴宋之先驅

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僂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

亦是此任賢立
說而勝家之遠
矣

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邱夷吾淪於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嚮茲。臣以爲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宏政。非政宏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調。誣調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

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矜。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亡國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啟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

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汗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束縛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兇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恒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旣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

哉。寡過而遠刑知耻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繇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殺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勉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故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

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咎
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
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於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
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
不隱也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何曰秀才三科始自漢武帝元封五年

開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體
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
雲之拜或揚旌求士或設虞待賢用能數化一時餘烈干
古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審聽高居載懷祇懼雖言事必
史而象闕未箴寤寐嘉猷延佇忠實子大夫選名升學利
用賓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鹽梅之和屬有望
焉

又問昔周宣情千畝之禮號公納諫漢文缺三推之義賈
生置言良以食爲民天農爲政本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
有待而無遷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祥正而青旗肅事土
膏而朱紘戒典將使杏花菖葉耕獲不愆清畊洽風述遵
無廢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兼貧擅富浸以爲俗若爰并
開制懼驚擾愚民烏鹵可腴恐時無史白與廢之術矢陳
厥謀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恤刑虞書茂典自民俗澆
弛法令滋彰肺石少不寃之人棘木多夜哭之鬼朕所以
明發動容晨食興慮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永念
畫冠緬追刑措徒以百鍤輕科反行季葉四支重罰爰創
前古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
二塗如爽卽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孫月峰曰排體妙境
唐碑序宋表皆皆由
此出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泉流表其不匱懋遷通其有亡
既龜貝積寢緡纏專用。世代茲多。消漏參倍。下貧無兼辰
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貲。惟瘼卹隱。無捨矜歎。上帝溥臨。賜
朕休寶。命印斜之谷。開而出銅。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充都
內之金。紹園府之職。但赤仄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
權。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又問治厯明時昭遷革之運。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分命
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及嶠夷廢職。昧谷虧方。漢秉素
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紛諍空軫。疑論無歸。朕獲纂洪基。
思洪至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克明之旨。弗遠欽若
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
書之。

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問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五辰空撫。九序未歌。至於
思政。明臺訪道。宣室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故恤。
貧緩賦省。徭慎獄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而多黍多稌。不
興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豈布政未優。將罷
民難業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上叶星象。下符川嶽。必待天爵
具修。人紀咸事。然後沿才授職。揆務分司。是以五正置於
朱宣。下民不忒。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疑。周官三百。漢位
兼倍。厯茲以降。游惰實繁。若閑冗畢。棄則橫議。無已冕笏
不澄。則坐談彌積。何則可修善。詳其對。

又問昔在賢牧。分陝良守。其治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
爲績。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
出人於阡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是以賈誼言天下之

有惡吏之罪也。頃深汰珪符，妙簡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入在朕前，湊其智畧。出連城守，闕爾無聞。豈薪慙之道未宏，為網羅之目尚簡。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疆國，罔圖惟舊。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棄本徇末，厥弊滋多。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何義門曰：此問在江左，尤為知本。唐人嘗謂詞賦為文章，本此。

面從

曰：知錄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身可謂多乎。記曰：垂綬五日，惰之士也。今將求儒者三人，而百得，惰之士此其說乎。楚葉公之好畫，而不好真龍也。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朕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加以納款通和，布德修禮。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所以關洛動南望。

之懷。獯夷遽北歸之念，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任彥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因藉時來，乘此歷運。當辰永念，猶懷慙德。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衣冠禮樂，掃地無餘。彫斲列方，經綸草昧。探三王之禮，冠履龕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每時入芻橐，歲課田租。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征。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斯理何從。佇聞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開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七畧。

義門曰伏蒲事
誤用始此

此五對乃孝徑舉
秀才制詔兩詞也
尚書擢第以遜
為當時第一楊惲
嘗曰文章成就
過樊考謙

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度非牆面。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縉紳道行。祿利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輜駟青紫。如拾地芥。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鳴鳥蔑聞。子矜不作。宏獎之路。斯既然矣。猶其寂寞。應有良規。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將謂朕空言慕古。虛受弗宏。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睚眦有違。論輸左校。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將恐宏長之道。別有未周。悉意以陳。極言無隱。樊孝謙升中紀號對。北齊天監五年詔所上臣聞巡獄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于易象。往帝前王。

匪惟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劔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穢紙墨。袁淮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茲為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絕貢。我太祖收寶雞之瑞。握鳳凰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既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畧。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嶠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

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
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
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銳
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
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昏
流况我威靈能無協贊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
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
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于千載若
令馬兒不死子陽尙在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
德論功多慙徃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

樊孝謙求才審官對

臣聞雕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
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

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
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鐘鼓之妖魏
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遯
之與賓玉翻有優劣至于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
出關而言耻從衛亂雖復星于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
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
舜格文祖陛下受天明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
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鳳慙用紀年魏氏
青龍羞將改號上應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
所以畫堂甲觀修德日新廟鼎歌鍾王勳茂委循名責實
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
存雀籙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爲
治何欲不遂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滕行山上始

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強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日含宏。高懸王爵，惟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錄。無令桓譚非讖，官止于郡丞。趙壹負才，位終于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坼而還。歛詩稱多士，易載羣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

樊孝謙釋道教對

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詣。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尺九轉之奇，絳雪元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係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樂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

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旣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沒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比爲不相。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爲燒劫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棄家出家。藥玉燔軀，波斯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寧有改形易貌，存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己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鷺，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愬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眷言巡幸，且勞經畧。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臧周德。

唐太史令傅昇底
浮圖注曰不忠不孝
削髮以揖君親游
于游食易服以逃租
賦與此均爲痛使

上天錫珮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
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尙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
疑于沙汰

樊孝謙刑罰寬猛對

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之通天
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
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
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
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掛壁存善而莫遵姦吏到門
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
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蒼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屍
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關周禮伏惟陛下味爽坐朝
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已絕

東南白馬素車將降軹道若復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
人肖天地俱稟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
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
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臯陶不仁
自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爲郡守科間
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招平之罪則天下自
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倉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
獄冤囚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旣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內皆
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

樊孝謙禍福報應對

臣聞五方易辨尙待指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况復天道
秘遠神迹難源不有通靈孰能盡悟乘楂至於河漢惟觀
牽牛假寐遊于上元止逢翟犬造化之理旣寂寞而無傳

裁正地理之

報應之來固難得而妄說但秦穆有道勾芒錫祥號公涼德。蔣收降禍。高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仲尼厄於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關報應之理。子胥無首。馬遷腐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協律見親。權船得幸。從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已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問上計。不過日蝕。晉策秀才。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為難。推古比今。臣見其易。然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折寒膠。再遊金馬。王言昭賁。思若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

駢體文鈔卷十

合河甫氏
刻梓家韻

駢體文鈔卷十一

奏事類

李斯上秦王書

此文若去其中間一節則了無生趣矣。然語既泛濫。意

襍。該嘲。雖曰羈旅之臣。要豈陳言之體。玩其華焉可也。

何義門曰。戰國之文。楚人頗工。為詞李斯。本楚產。故其文。亦華而麗。而文選錄。三為祖師云。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

或曰白字對若字
或曰字今字對若字
方為文字

往復不已氣息
弥厚所以為先
秦文字

或曰白字對若字
或曰字今字對若字
方為文字

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疎士而弗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鯁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馱馱不實外廡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鳴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

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賈山至言 文帝十五年 〇 傳止之文帝時

如高山大川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

借秦為諭是一篇
主表詩曰殷鑒
不遠在夏后之世
此皆女殷商不為
作也周子戒成王
無若殷王受善
取戒宜在近代

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側耳而聽。一夫大呼。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游

觀。上成山林。為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王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况于縱欲恣

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醕。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公卿捧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失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

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紮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以

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

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今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衛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率。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養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

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惟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媿。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

文帝視朝而受郎官
止輩之言馳坂而受
素盜攬轡之諫未為
無補也。至武帝時則
儒者侍中。特掌筆書
虎子之屬。媿慢甚矣
然及長。孺性不冠不
見

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枚叔上書諫吳王

乘為吳王濞郎中吳王謀為逆乘奏書

諷諫之文若近若遠新序說苑皆師其意者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

孫月峰曰通篇只廣
說譬喻更不明指事
亦是創體意象各
似騷賦文却不似
何義門曰頗似老子
即子湘曰鄒以事諷
枚叔理喻

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不可復出其。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

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禮。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鄒陽上書吳王

漢書陽奏書諫爲其事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尙是戰國遺響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

以吳謀為隱故不
敢察言而恟恍
其詞

王伯厚曰衛館戲車
為即監鐵論賢良曰

戲車鼎躍成出補吏累
切累積日或至卿相鼎
躍即東方朔所謂鼎
官邱陽所謂鼎士也

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鬪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
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于河間六齊望
于惠后城陽顧于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其大厲王墳墓大王不憂臣
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于邯鄲水滸滸也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
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
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
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
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
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
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
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夫
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衺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

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西
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
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
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裒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
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子雍者豈非象新
垣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
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于漢新垣過
計于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于世矣高皇燒棧道灌章邯
兵不留行收敵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
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
願大王熟察之 吳王濞不納其言

司馬長卿上書諫獵

孫月峰曰章奏也而濃至若此蓋以賦筆運之內鍊字鍊意況

樸而能華

何義門曰簡當深切
章奏當以此為身履

相以文皆博瞻
此獨簡嚴故知
章奏之體無取
冗長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
育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
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
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
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
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
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楛之變而况涉乎蓬蒿馳乎
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
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
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
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
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
之留意幸察

王子陽諫昌邑王疏

下開匡劉

臣聞古者師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
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
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
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
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
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
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樽銜馳騁不止口
倦乎叱咤手苦於筆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
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侵薄數以
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
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

時更生庶為
庶人

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洽國之道訴訴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誦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于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轅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于官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慙願大王察之

劉子政上災異封事

其氣之厚後人無能及者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

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遯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粢釐粢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

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螫螫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奔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憚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

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池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鷓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螻蝻螟蠶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

賢謂周堪張猛
不肖謂宏恭石頭

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
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
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
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
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
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
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
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
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
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
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
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

楚辭忠湛而願進
兮如彼離而障之
壅蔽之患也元帝
狐疑寘斷故周堪
劉更生不能決一石
頭

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
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
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
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
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
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
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
也詩又云雨雪麋鹿見睚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
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
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
消其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
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
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

封孫通豈可與孔
子並稱

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不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

六一省朋黨論印
匡此出

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歎歎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開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劉子政訟陳湯疏 向以故宗正上書

石頭匡衡以延壽
湯為檀與師矯
制故子以承聖指
折之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
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
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之兵出
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奉歛侯之旗斬郅支之
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耻立昭明之
功萬夷懾服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
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
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
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
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
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
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
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

漢人謂往事為行
事王恠祖先生讀十
雜志言之甚詳

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
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
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
命之功久挫於功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
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
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
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
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
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強於大宛
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
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
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
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

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臣竊痛之。宜以時匡穉圭。上政治得失疏。

穉圭深於禮。故其辭尤粹美。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紀綱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一曠然大變其

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民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尊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恃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眾。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悖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

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變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

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白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宏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匡穉圭上元帝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

時言事者多進見
人之目以爲心上意

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於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

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壺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讌，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匡穉圭上成帝疏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
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
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
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
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
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
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
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
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
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
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
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
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

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
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
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
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
人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
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
躬儼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
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
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
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
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
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
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

盛德休光以立基植天下幸甚

楊子雲諫不受單于朝書

書奏天子駁馬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土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

鄧展曰石大也

案石典頤通師古

堅固如石之說非也

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安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

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
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待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
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
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
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
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
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
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
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
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
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埽其間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
後無餘蓄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
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

戾應邊備之議嚴
尤五難之疎不可偏
廢觀王莽之時斬
待于州邊豐勞師
扣寇兵連不解至此
始退念宣帝以未救
世無煙火之警萬姓
息干戈之役邊城宴
閑牛馬布野咸成
遠之良策安邊之
石畫也

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期望國
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
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
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
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
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
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
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擊於外猶不若未
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
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
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
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劉毅論鄧太后註紀疏

見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

臣聞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故雖聖明必書功於竹帛流音於管絃伏惟皇太后膺大聖之姿體乾坤之德齊蹤虞妣比跡任姒孝悌慈仁允恭節約杜絕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南朝流化四海及元興延平之際國無儲副仰觀乾象參之人譽援立陛下為天下主永安漢室綏靜四海又遭水潦東州饑荒垂恩元元冠蓋交路菲薄衣食躬率羣下損膳解驂以贍黎苗惻隱之恩猶視赤子克已引愆顯揚仄陋崇晏晏之政敷在寬之教興滅國繼絕世錄功臣復宗室追還徙人蠲除禁錮政非惠和不圖於心制非舊典不訪於朝宏德洋溢充塞宇宙洪澤豐沛漫衍八方華夏樂化戎狄混并丕功著於大漢碩惠加於生人巍巍之業可聞而不可及蕩蕩之勲可誦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世有注紀夫

道有夷崇治有進退若善政不述細異輒書是為堯湯負洪水大旱之責而無咸熙假天之美高宗成王有雉雊迅風之變而無中興康寧之功也上考詩書有虞二妃周室三母修行佐德思不踰闕未有內遭家難外遇災害覽總大麓經營天物功德巍巍若茲者也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勒勲金石懸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烝烝之孝

劉子奇上桓帝書

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飢災異數見陶遊太學乃上疏陳事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存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茂三光之謬輕上天

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春圃。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究之魂貧。餓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

朱公辨以案驗官官
輸作左校陶平太
學生如千人詣闕
上書願除首繫
代穰核作帝覽其
秦赦之

子奇經術氣節文
章以事皆卓犖
過人以此等人物而
使坐修宮錢以愛職
因黃冠事而受禍
相以穢濁是非顛

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埽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石也。宜守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劉子奇改鑄大錢議 時有上書言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

倒坐使宗室忠謹
閉氣而死
為輩宜當時
痛慘也

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
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
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
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
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
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
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
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
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
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
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
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
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

子奇定中文尚書
是正文字蓋通儒
也始游太學屢陳
直言及其立朝遂
以忠謹獲罪論者
以為子奇平生失
之激烈不知東漢
二季全賴清議誰
持子奇繫心宗室
何忍同越人之族矣
武

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
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
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
寬鍤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
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
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雁于野之勞哀勤
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
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
屏營彷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
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末飽吞肌及
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投斤攘
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
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絰織枯之末

錢 奏上帝竟不鑄

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黃世英移疾疏。瓊稱疾不起。書奏不省。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則帝道不綱。秘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凌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

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厯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卽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殞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宏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

殺白馬令李雲近事也

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與威。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微。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宋紫其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圭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諸葛孔明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官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官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

孔明王佐才有儒者氣象。隆中一對已盡生平。通才受遺。臣輔多主。愧先帝形於章奏。曾子所謂。孤寄命。陛下節而不可奪者。庶哉近之矣。

郭明龍曰忠義自肺
腑流出古樸真乎字
滴疾日月爭光不在
文章蹊徑論也然情至
而文自生即上文論亦陳
玉陽所謂與伊訓後命
相表裏者

世傳出師二表而後
表蜀志不載僅見
於注以其為其集
所遺也張儼默記
也

李安漢先生曰觀
南方已定數語未
免涉於骯髒故
有街亭之柱

景初元年帝始崇宮殿
彫飾觀閣臺太山之石夾
朱穀城之文后起景陽山
梓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
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凰
言佛之獸飾金瑤陵也
法雲閣百級每與此者
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生
莫不辰力帝自振土以
率之而遠東不朝悼
后崩集州大水降上既
切疎

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等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弊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許

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孫月峰曰真事實情全在漢節

高堂升平諫明帝疏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勲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

大夫並與廩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
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
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
者寡饑饉薦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
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
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
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
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
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
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
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於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
精誠不制其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
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

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
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
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
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
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
吝者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
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
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
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
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
難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
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
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

時魏鑄銅人起土
山於芳林園

傾覆哉。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為賢主，躬行儉約，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為天下倒懸，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况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

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所歸，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台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日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為世誡。

張士然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嘗侔，力嘗均勢。

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觀隆，以奏使朕懼哉。

從子弟引入有致

甄官并得漢傳國
聖

義門曰又舉百書以
見事之相符

又曰按聖傳云遂葬曲阿
不知何以吳令得請也
後漢吳王傳大書太元
二年秋八月大風吳高
陵松柏樹拔在吳王墓

何曰簡質詳盡

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殘戮之
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
從命則楚廟不墮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
戈西戎有卽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
絕接於百世雖三五宏道商周稱仁洋洋之氣未足以喻
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
懷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
自葉流根鳴鳴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
繆之惠追惟吳僞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
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氏威震羣
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
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
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爲狗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

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
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勞
則加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
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
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爲平民
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埽除瑩壟永以爲
常

傅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少章云此表與魏之季信異同頗多
此按季友本集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
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
軍臣劉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
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心
大勳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

內難謂劉毅劉藩諸
葛長民司馬楚三類
也

幕中實事實
境

陸兩侯曰穆之輔祚
不異或之於捺第穆
之早年異同不形耳
至其又安內外一切原
自互錄

唐李晟奏曰臣
謹肅清宮禁祗
渴園寢鐘虛不
移廟貌如故視
此何如並均為至
文也

致棟幹之器。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
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
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亦薦。時屯世故。靡有寧
歲。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惟謹言嘉
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惟幕。造膝詭辭。莫見其
際。事隔于皇朝。功隱于視聽者。不可勝計。所以陳力一紀。
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左右。未有能濟其
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
以勲高當年。而茅土未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
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于身後。大賚所及。永秩
于善人。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
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啟上合。請付外詳議。

傅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於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
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
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
墟。宮廟隳頽。鐘虛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屢里蕭條。雞
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在心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
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
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既開剪荆
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
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謝希逸上封禪儀注疏

臣聞崇號建極。必觀俗以樹教。正位居體。必採世以立言。
是以重代列聖。咸由厥道。元勲上烈。融章未分。鳴光委緒。
歇而罔藏。若其顯謚騰軌。則系綴聲采。徵畧聞聽。爰泊姬

漢風流尙存遺芬餘榮綿映紀緯雖年絕世祀代革精華
可得騰金綵奏玉潤鏤迹以燠今鐫德以麗遠而四望埋
禋歌之禮日觀弛修封之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之
迹易泯自茲以降訖于季末莫不欲英宏徽位詳固洪聲
豈徒深默修文淵幽馭世而已諒以騰非虛奏書匪妄埋
擊雨恕神淳廕復樹安得紫壇肅祇竹宮載苾散火投郊
流星奔座寶緯初基厭靈命厯德振弛維功濟淪象元浸
紛流華液幽潤規存永馭思詳樹遠太祖文皇帝以啟邁
泰運景望震凝采樂調風集禮宣度祖宗相映軌迹重暉
聖上韞錄蕃河汴翔衡漢金波掩照華耀停明運動時來
躍飛風舉澄氛海岱開景中區歆神還靈頽天重耀儲正
凝位於兼明袞嶽蕃華於元列故以祥映昌基繫發篆素
重以班朝待典飾令詳儀纂綜淪蕪搜騰委逸奏玉郊宮

禋珪元時景集天廟脈壤祥農節至昕陽川丘夙禮網威
巡蹕表綏中甸史流其詠民挹其風於是涵迹視陰振聲
威響厯代之渠沈口望內安侯之長賢王入侍殊生詭氣
奉俗還鄉羽族卉儀懷音革狀邊阜絕書權光弛燭天岱
發靈宗河開寶崇邱淪鼎振采泗淵雲皇王嶽摘藻口漢
并角卽音棲翔禁禦袞甲霜味翽舞川肆榮泉流鏡後昭
河源故以波沸外關雲蒸內澤若其雪趾青毳元文朱綵
日月郊甸擇木弄音重以榮露騰軒蕭雲掩閣鎬穎孳萌
移華淵禁山輿峙衡雲鷄竦翼海鰈泳流江茅吐蔭校書
之列仰筆以飾辭濟代之蕃獻邑以待禮豈非禮勳氣昌
物瑞雲照蒲軒龜軫口泉淳芳太宰江夏王臣義恭咀道
遵英棲奇麗古該潤圖史施詳闕載表以功懋往初德耀
爰昊升文中岱登牒天關耀冠榮名擣振聲號而道謙稱

首禮以虛挹將使元祗缺觀幽瑞乖期梁甫無盛德之容
介邱靡升聞之響加窮泉之野獻八代之駟交木之鄉奠
絕金之楮肅靈重表珍符兼貺伏惟陛下謨詳淵載衍屬
休章依徵聖靈潤色聲業誨辰稽古肅齊警列儒僚展采
禮官相儀懸蕤動音洪鍾竦節陽路整衛正途清禁於是
績環珮端玉藻鳴鳳竚律騰駕流文間綵比象之容昭明
紀數之服徽焯天陣容藻神行翠蓋懷陰羽華列照乃詔
聯事掌祭賓客贊儀金支宿縣鏞石潤響命五神以相列
闢九關以集靈警衛兵而開雲先雨祗以灑路霞凝生闕
煙起成宮臺冠丹光壇浮素靄爾乃臨中壇備盛禮天降
祥錫壽固皇根谷動神音山傳稱響然後辨年問老陳詩
觀俗歸薦告神奉遺清廟光美之盛彰乎萬古淵祥之烈
溢乎無窮豈不盛歟臣等生接昌辰肅懋明世束教管聞
未足言道且章志湮微代往淪絕抱採遺文辯明訓詁口
□□遙訪鄒魯草滕書堙玉之禮具竦石繩金之儀和芝
潤瑛鐫璽乾封懼弗軌屬上徽輝當王則謹奉儀注以聞
謝希逸求賢表

臣聞功照千里非特燭車之珍德柔鄰國豈徒祕璧之貴
故詩稱殄悴誓述榮懷用能道臻無積化至恭已伏惟陛
下膺慶集圖締寓開縣夕爽選政矧旦調風采言斯輿觀
謠仄遠斯實辰階告平頌聲方製臣竊惟隆陂所漸治亂
之由何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爲寶虞
典以則哲爲難進選之軌旣弛中代登造之律未闡當今
必欲崇本康務庇民濟俗匪更恣憊奚取九成升厯中陽
英賢起于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于荆宛寧二都智之所
產七隩愚之所集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

萬里州城九派鼓
湊掄杆受任仰成
吏曹以俄頃之周旋
宜才行之優劣終
無謬歟

薦引

舉有否臧明其
詳矣此瀆最藉

舉主係任延賞

連坐之法

久任

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
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難原之才
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與僎同升管仲
取臣于盜趙文非親士疎嗣祁奚豈諂離比子茹茅以彙
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賞罰宏明成
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白季稱
冀缺而疇以田采張敦進陳湯而坐以褫爵此先事之盛
準亦後王之彝鑒如臣愚見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
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
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
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
民之要實歸守宰故黃霸治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
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輝寵今莅民之職自非公私必應代

○換者宜遵六年之制進獲章明庸墮退得民不動擾如此
則下無浮議之愆上靡棄能之累考績之風載泰榷薪之
歌克昌臣生屬亨路身漸鴻猷遂得奉詔左右陳愚於側
敢露芻言懼氛恒典
蕭子良言臺使表

以樸語寫俚事而不失雅贍亦後來所無

前臺使督逋切調恒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疎凡
此輩使人既非詳慎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
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鉞架微
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擿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遏津埭恐
喝傳郵破岡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
猛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
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

顯所督先訶疆寺却攝羣曹開亭正檣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印數至徵材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辯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爲千或誑應質作尙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飭卽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貸薄便復不入恩科筐簧微闕箠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狃蒜轉積鶯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賢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繇緩回刺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別指賜勅遙外鎮宰明下條源旣合奉別旨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債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緩貽譽少爲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網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畧一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實是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暫安

蕭子良密啟武帝

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旣周繼以旱虐黔庶吁嗟相視禿氣夫國資于民民資于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

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尙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尙無從故調于何取給政當相驅爲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

可謂知本矣母曰
老生常談也

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饑。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消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羣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囹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爲峻察。負罪離讐。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雖役未及。民勤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繇于此。皇明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奧密。蠻寇熾彊。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復絕。一垂實。惟荒服恃遠。後賓固亦恒事。自青德啟。運欵關受。職置之度外。不足絙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助湘中威力。旣舉蟻寇。自服

蕭子良諫歛塘役錢啟

伏尋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化流。日有困殆。蠶農罕獲。饑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饒貧者轉鍾。其弊可爲痛心。難以辭盡。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雖劬。斛直數倍。今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

實亦有繇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僅卹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翦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困于所質鞭捶質繫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爲劇建元初狡虜游魂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質賣妻兒以充此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逋尙多收上事絕臣登具啟聞卽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民實自弊國愚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逋卹優量原降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值准直不必一應送錢于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

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于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爲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爲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爲損上今爲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繇之救民拯弊莫過減賦時和歲稔尙爾虛乏儻值水旱寧可熟念且西京熾強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實賴三河歷代所同古今一揆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東深關朝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可不卹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畧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民資不殷國財不阜也宗臣重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

○蕭子良上武帝請贈豫章王嶷啟
臣聞春秋所以稱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禮秩

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故致哀章之典。廢而不傳。實繇人缺其位。非禮虧省。齊王故事。與今不殊。締構王業。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者。政緣恩情。有輕重。德義有厚薄。若事籌前規。禮無異則。且梁齊闕令終之美。猶饗哀贈之榮。况故大司馬。仁和著于天性。孝悌終于立身。節義表于勤王。寬猛彰于御物。奉上無艱劬之貌。接下無毀傷之容。淡矣止于清貞。無喜愠之色。悠然棲于靜默。絕馳競之聲。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終之者。理實為難。在于今行。無廢斯德。東平樂于小善。河間悅于詩書。勲績無聞。艱危不涉。尚致卓爾不羣。英聲萬代。况今協贊皇基。經綸霸始。功業高顯。清譽逾彰。富貴逾重。廉潔隆峻。等古形。今孰類茲美。臣愚忖度。未有斯例。凡庶族同氣。

愛睦尚少。豈有仰觀陛下垂友于之性。若此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游處。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嘗觀貌而天心不懽。見形而聖儀不悅。爰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分之際。沒在聖目。號哭動乎天地。感慟驚乎鬼神。乃至撤膳移寢。坐泣遷旦。神儀損耗。宿改容奉瞻。聖顏誰不悲慄。歷古所未聞。記籍所不載。既有若斯之大德。而典服之贈不彰。如其脫致虧忘。追改為煩。不令千載之下。物有遺恨。其德不具美者。尚荷嘉隆之命。况事光先烈者。寧可缺茲盛典。臣恐有識之人。容致其議。且庶族近代。桓溫庾亮之類。亦降殊命。伏度天心。已當有在。

孔德璋上新定法律表 齊永明九年律書成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理法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

必贈假黃鉞都督
中外諸軍事丞相揚
州牧錄侯授具九服
錫命之禮

成化明刑賞以樹工者也。伏惟陛下躡歷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頽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卹刑之文。申慎罰之典。勅臣與公卿八坐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鈔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疑。其中洪疑大議。眾論相背者。聖照元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敘一卷。凡二十一卷。以今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是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于帙。裏冤魂猶

親尚書衛顛曰刑治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移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以之故未忍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

結于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人。冤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繇。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糾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于邊城。孝婦冤于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繇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宏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任。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皋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

漢時皮冠獄者必傳
以古義武帝置四科
法令與經術並重苟
能使經生明法法吏
通經庶全科玉條不
為虛設矣

精廬見姜肱傳乃
循授之地即別泚包
咸檀敷信所謂精舍
也選注非

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絃
栝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
網御廷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謬
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
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
任彥昇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
刊之書而藏諸名山言所屬垂久可貴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
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方口古人文字必有根據是求立碑使生尋出許多根據耳素王之道絕於沂川之側
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
廬妄啟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况乎甄
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
義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

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
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道非兼濟事止樂
善亦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鴟鴞東徙松檟成
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蓄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
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畧既
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歎至於
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丞相疑
親賢並軌即為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
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輜軒不知所適臣里閭
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宏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
二紀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敝帷毀蓋未葺螻蟻珠襦玉
匣遽飾幽泉陛下宏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
長號北陵既曲逢前施實仰覲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

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表

臣聞無懷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盧赫胥之氏墳典不傳若夫正少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口實為美唯稱啟謫自茲厥後罕或聞焉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蘊茲三善宏此四聰非假二疎寧勞四皓虎賁惡其經學智囊慙其調護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棗據書戒憑陵而已哉玉折何追星頽靡績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儲緱山之駕不反以臣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龍瞻仰故實思所以揄揚盛軌宣記德音謹撰昭明太子別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之廣內永彰茂實式表洪徽

沈休文上宋書表

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宏深樹德往朝立勲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媽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啟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豐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于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惟天文律曆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

崇文總目猶淺
其諸志失於限
斷

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於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元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間閭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跼蹐覲汗亡厝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績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奉書以聞臣約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蕭智亮考績表 寶宣時爲徐州刺史

臣聞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於官人用才審於所莅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於歷試者乎既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用效於名輩事彰於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騫於多門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

此言不當重因
輕外

累日取貴積久致
官資格用人崔鴻
以此議停年格
也此年勞之說雖
不足以待人才而
治意者遷其秩而
不徙其官乎

當四岳授曰爾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厥大名允茲令問
自比以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涇
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
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汎涉紛紛漫
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
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凋零
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駁落都盡人有去留誰
復掌其勤惰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
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苟相悅附其為唇齒飾垢掩疵妄
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
人以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為
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
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

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閒職公府散佐無事
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蹙朝及其考日更得
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尉任而遷
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
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
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士人爵也古之人
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污隆殊世莫不寶
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恒自持也至乃周之藹
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講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
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
至惜殷勤若此况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
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慙十一之潤皆虛張無
功妄指贏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

生偽辯鋒出。役萬慮以求管。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若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卽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甄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待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其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

止姦回。其內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譁。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於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敝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樞載煥矣。

刑子才請置學及修立明堂奏

魏書李崇傳亦載此文云崇所上當是崇與借收同

上而文則出于子才耳故從北齊書作邢邵

世室明堂顯于周夏。一黷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爰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

太平御覽甲申免其何嘗可
從道者並表曰嘗可獲

陳止土木此奉表
也却以脩立校官
立論可謂善於用
陳

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
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
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
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
速為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
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磚石之功墉
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
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
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修仍同邱畝
即使高皇神享闕于國陽宗祀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
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
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
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鷄麥南箕

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諷天下夫
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
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
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
則對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
尙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
兼分石窟鑄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
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
榭高墉嚴壯于外槐宮棘寺顯麗于中更明古今重遵鄉
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
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今日配饗大禮為國之幸此我馬在郊未遑
備儀今四表宴會當初有司別議行姑
柳或請禁絕百姓作角觝戲奏
臣聞昔者明主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

陳義甚高立
言得體

隋代藏書之富固
由蒐采亦以平陳以
後所得日多也乃
至修為紺錦軸
錦標飛仙收榜
則又徒為夸靡夫

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
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
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
以穢媠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
跨路廣幕陵雲衫服靚粧車馬填咽肴醕肆陳絲竹繁會
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
不分穢行由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實有由來
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
即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舞行歌自表無為
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論

牛里仁請開獻書之路表

隋文帝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宏表請搜討異書每考
一處書海一尺校官改定中歸主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爰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倉頡聖人
所以宏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

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
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
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歷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
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
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
秋闡十翼而宏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萬吞
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
先王墳籍埽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
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
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
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
尚多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
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

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猶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宏正道。訓範當時。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僞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書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此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尤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

唐時元載當國
以千錢易書一卷於
是偽作爭獻焉序
世無劉向馬別古書
此又不可不知

江左文章綺章
繪白若沿深而忘
反則必至骯髒不
振士懷此論足以
梳澆風而還大
雅

虞景毅果武子失
指皇太子吐之止於
輕薄賦亦不出乘
中世說論閭朝隱
云文以麗服親妝
歌趙舞若類之凡
非別罪人矣

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逾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士宇邁于三王。民黎盛于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宏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恡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

伏願天鑒少垂照察

李士恢上隋高祖華文華書 諺為治書侍御史以選才失中上書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鑄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勛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薄。魏之三祖。更向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民從上。有同影響。爭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取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遊總非。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義皇舜

墳志印墳志

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
曰隋文初統萬機每念
斷雕為標茲號施令
咸去浮華並時俗同
猶多淫麗故憲志執
注屢飛霜簡

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曾入耳以傲誕為清
虛以緣情為功業指儒素為古拙用詩賦為君子故文筆
日繁其政日亂良繇棄大聖之軌模事無用以為用也捐
本逐末流遍天壤遞相師祖久而逾扇及皇隋受命聖道
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
引預縉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
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紉之文表華豔付有司治
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
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
吏舉人未遵典則宗族稱孝鄉里歸仁學不典謨交不苟
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
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
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為憲師職當糾
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
者具狀送臺

秦銷鋒刃以鑄鐘鐻。隋一字內詔收兵仗。然皆不再傳。而滅漢唐未嘗行此。反乃載祀數百。然則慮患防微之道。殆不在此。

駢體文鈔卷十一

合河甫氏
尉粹家訓

駢體文鈔卷十二

駁議類

吾邱子贛難禁民挾弓弩

臣聞古者作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眾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于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意。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擾。粗筮。挺柑。撻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于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

誠信明教化之原而師
之以為善保家之道
則家有鶴膝戶有
屏渠適宜為國俗之
張

一語破的

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夷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于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侯應罷邊備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

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存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己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蔡伯喈伐鮮卑議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荆漢有衛霍闡顏瀚海竇憲燕然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自漢興以來匈奴常爲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竭精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固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畜用度饒衍南伐越北伐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兵出數十年帑藏空竭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酤權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及盜賊羣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鉄鉞而並出然後僅得寧息旣而覺悟乃封丞相爲富民侯故王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寔所拓廣遠而猶有悔况無彼時地利人財之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彌地千里意智

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善金良鐵出者莫察漢人
逋逃爲其謀主兵利馬疾過于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
戰經營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欲以三年之期專勝必克
育晏策慮未能過類鮮卑種衆又不弱于西羌也乃欲張
設近期誘戲朝廷三年不成必迫于害禍結兵連不得中
休轉運糧餼不可勝給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移于四
方不能還其骸骨以此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
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强者作寇邊郵之患手足之疥癢也
中國之困胸背之瘰疽也其不可二也育云自春以來三
十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劫擄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
帶之圻吏稠政密猶不能絕况此醜虜羣類抵冒心不愛
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盜竊昔者高祖乃忍平城之恥
呂后甘棄嫚書之詬方之于今何者爲甚是其不可三也

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其
外則介之夷狄其內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
無蹙國內侮之患豈與蟲螳之虜較往來之數哉乃欲越
幕踰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農得民不可冠帶破之不
可殄盡而本朝必爲之盱食四海必爲之焦枯其不可四
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恣輕人之事專勝者未必克挾疑
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其
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南王安諫伐越
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徼幸
以逆執事廝興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
爲大漢之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狐疑避難宜守爲長宜
通乎時變且憂萬人饑餓與蠻夷之不討何裨爲大宗廟
之祭凶年不備况避不遜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

又議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敝有不可勝言者此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患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以障塞之外未嘗為人居者乎臣愚以為宜止征伐之計令諸營甲士循行塞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為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開其原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臣邕愚戇議不足採臣邕頓首頓首

孔文學肉刑議建安中議者欲復肉刑孔融建議不可從之

崔實政論主於嚴刑其論在桓帝之初年第以矯一時之枉非通義也厥後曹公欲復肉刑今御史中丞陳羣中

古者啟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以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斲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

其父紀之論當時唯鍾繇與羣議同平以軍事未罷願眾議而止晉劉頌亦頻表宜復肉刑

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欲復肉刑者以為刑人在隆則不逞改捺故能勝殘去殺也成無為又謂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其論之不同若此夏侯太初時事議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

據本傳此蓋經承祚刪潤故其辭密切

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于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

論中正之失可與劉寔崇讓論劉毅九品八損之疏並傳

古之鄉舉里選采
毀譽於眾多之論親
晉之九品中正寄此
於一人之口評論不許
則司擢用者不敢違
其言擢用非其人則
司評論者不任其咎
其徇私也宜矣

居鄉之賢否所謂
品也居官之優劣所
謂狀也始則當參用
鄉評未則當專崇
考課

以下言郡守之當省

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
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
之原也自州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
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
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門
豈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稱于九族豈不達于為政乎義
斷行于鄉黨豈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
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
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于下而執機
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
考功校否眾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于此閭閻
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眾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
可得乎天臺縣遠眾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

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于鄉
黨矣此言其法不善無以救其末自達于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于州邦矣苟開之有
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
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
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
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
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
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
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
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此言宜察重官省郡守又以為古之建官
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
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
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

漢刺史以六百石察二千石秩卑任尊其用者至為深遠通季漢官制一廢而魏晉因之然牧守重累監察有大小相維之

去不官裁并郡守任刺史太初之論非也

本傳云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卿間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襲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謂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且其後轉更考官司身者實預亦志服制漢文雖身衣七條不能使上下如秦此三事當待賢良然漢制身耳

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大小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靡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

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為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效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壅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

以下言國奢當示
儉

奢儉者貪虐之兩
自起也論此者非欲
以裁齊泝乃所以
儆有位

辨等威杜奢備
於民俗官方均有
裨益故於吏治終
論之

光武自今邊無人而
設長吏如春秋素王
矣以故者并郡國官

又以為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
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
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
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
綺紈素金銀鈿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
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元黃之
乘已得通于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
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
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為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
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
飾無兼采之服織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樸素之差示有
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
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

之教興于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于下矣

荀公曾省官議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
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
刑措此省事也光武併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
官也魏大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
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于本則宜以省事為先凡居
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
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偽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
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
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
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于聽矣去奇
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罰則官業有

文書日繁則官
不可省此探奪
之論

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恐忿惰以容之，簡文案畧細苛命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為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為百姓所饜，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于尚書，蘭臺宜省，侍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于省事，寔以為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倘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

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與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

擊仲洽駁用古尺

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令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後改，實駁之。

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曠，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記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于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繇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絀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

功在獄不在律一
語破的亦如老史斷
獄

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禱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

摯仲洽祀臬陶議故事祀臬陶于廷尉寺新禮移于律署故祀以社日新改孟秋之月故虞云然

可詔

按虞書臬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于廷尉。移祀于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

廢興無常。宜如舊祀于廷尉。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

摯仲洽師服議喪服無弟子為師服之制新禮服齊衰三月虞上議詔從之

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于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羣居入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為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為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為得。故屢遷而不嫌。脩業者以日新為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為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復如舊。

潘安仁上客舍議

時以逆旅逐末度農奸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劫常陰十里一官擁使夫小貧戶守之差吏掌主依寄舍收錢

謹按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買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春秋外傳曰

晉陽處父遇甯戚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為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至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

商鞅尤之此固非聖世所言也乃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

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福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於迴絕而止乎人衆十里蕭條

則奸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懼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

之益而官離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

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櫛門或避晚關迸逐

路隅祇是慢藏津之弊海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櫛

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賢察數入校出品

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

疲人獨專櫛稅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

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權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顛顛之望

何承天尹嘉罪議

六朝人此等文字一出入具有鑪錘不阡不陌自成

蹊隧亦議禮家科律也

被府宣令普議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葛滕籤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者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于所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

援古為證便有

據依

前後皆言其便民

此層更說得有

關繫

類篇櫛藩也與

借津渡橫索之害以明官櫛不可使專利

朝廷從之

與張敏之駁輕侮
應劭之駁求生同
為不廢之論雖
從輕從重不作
而考理則一

自求質錢為子還責嘉雖虧犯教義而熊無請殺之辭熊
求所以生之而今殺之非隨所求之謂始以不孝為劾終
以和賣結刑倚傍兩端母子俱罪勝籤法文為非其條嘉
所存者大理在難申但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罰
文王所以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為子
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
之節于饑寒之肆誠非罰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也愚以
為降嘉之死以普春澤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則
蒲亭雖陋可比德于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于今化

王仲寶南郡王冠議

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嫡孫然而地居正體下
及五世今南郡王體自儲暉寔惟國裔元服之典宜異列
蕃案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賓加其冠贊者結纓鄭元云

此直云冠者不作
公行是

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則明祖在父不為主
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自為主四加元冕以卿為賓
此則繼體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
義云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
稱嫡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記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于
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與鄭注儀禮相會
是故中朝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加冠光祿贊冠
諸王則郎中加冠中尉贊冠今同于儲皇則重依于諸王
則輕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斯為子君
在斯為臣皇太子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道南郡雖處蕃
國非支庶之列宜稟天朝之命微申冠阼之禮晉武帝詔
稱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蓋庶子封王合依公冠
自主之義至于國之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節加冠

大鴻臚爲贊醮酒之儀亦歸二卿祝醮之辭附準經記別更撰立不依蕃國常體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止車集賀并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賀如上臺之儀既冠後尅日謁廟以宏尊祖之義此既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并下二學詳議王仲寶穆妃小祥不應相待議皇太子穆妃服尙書左丞王仲寶中軍南郡王小祥應待聞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聞喜公八月發哀計十一月之限應在六月南郡王爲當同取六月則大祥復申一月應用八月非復正月在存親之義若各自爲祥廬聖相聞元素相緣未審當有此疑不司徒褚淵等二十人並同儉議爲允請以爲永制詔可

送往有已復生有節罔極非服制所申祥縞明示終之斷相待之義經記無聞世人多以廬室衰麻不宜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謂任性徑行未達禮旨昔撰喪記已嘗言之遠還之人自有爲而未祭在家之子立

何辭以不變禮有除喪而歸者此則經記之遺文不待之明據假使應待則相去彌年亦宜必待乃爲衰經承服以窮生吉蠲長絕于宗廟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則旬月之間亦不容申何者禮有倫序義無徒設今遠則不待近則相須禮例既乖卽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殊雜則古有異宮之義設無異宮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同在家之人再暮而毀所以然者奔喪禮云爲位不奠鄭元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不時寔緣在遠爲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爲而然不關嫡庶庶子在家亦不待嫡矣而况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嫡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不應相待中軍祥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及至忌辰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而不對客此國之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共盡同異

此議乃仲寶之肥說也王制言三年之喪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紳而行事則則表服未除宗廟諸祭盡廢非特禘也左傳言卒哭而附而後特祀於主承嘗禘於廟是喪服既除宗廟諸祭盡舉亦非特禘也何嘗謂三年之中不可禘而可以然嘗乎

又按魏武皇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奠除服即吉四月行事而猶未禘王肅以為既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禘宜存古禮高堂隆以為禘此仲寶所本

然後奏御

王仲寶諒闇親奉烝嘗議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與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唯宴樂為譏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即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即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于諒闇之內而圖婚三年未終而吉禘齊歸之喪不廢蒐祀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烝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禮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與廢各有自然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禮記

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夢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乎卒哭成事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附附而後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先儒云特祀于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至于寢則不同於吉烝嘗禘于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于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議悉在經註昭乎方冊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烝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泰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二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紳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委哀襲袞孝享宜申越紳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紳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譙周之論士祭並非明據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

至於四時烝嘗蓋以哀疾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以來通儒碩學所歷多矣守而弗革義豈徒然又宜卽心而言公卿夫夫則負辰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奠虞充庭情深于恒哀而跡降于凡制豈日能安國家故也宗廟烝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途彌乖典衷謂宜依舊親奉

合河蕭氏
刻梓家譜

駢體文鈔卷十三

駢體文鈔卷十三

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賤

籍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札無所點忘乃寫付使人為神筆

此與任彥昇篇皆意寓規切故語無慙色

勸進類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辛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邱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

有對酌是既公巧於立
言虛中富詛仍是加
其名故言之者無非也
非不似醉人

懷愍蒙塵瑯琊
固應踐位乃出
師露次移檄北
征而猶謙讓不

敢居至尊此真
所謂揖讓而救
火也劉琨與段匹
碑歃血同盟翼戴
晉室遣石司馬溫
矯奉表勸進厥
志可嘉然無知
人之明年為匹碑
所害君子予其忠
而惜其闇焉

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
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
如彼。國士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譽靡違。由斯征伐
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
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令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
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
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
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劉越石勸進表

愍帝為劉曜所殺瑯琊王睿在江南時琨在并州段匹碑在冀州連名勸進睿為天子

正大光明固是偉作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
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
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

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碑頓首死罪上書臣
琨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
以對越天地司教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
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
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
祀所以宏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
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
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
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
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
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
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
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未忘難寇

邵子湘曰忠義慷慨千載如生

歷數

入時事

人心

倫序

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現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元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邁夷羿

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旣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况茂勳格於皇天清輝光於四海蒼生駭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王之允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會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干聖聽天地之際旣交華夷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禹舜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

一字一淚

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蕘，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現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如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圍，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退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現謹遣兼左長

溫大真絕裾而去，便是代琨奉勸進表。

蘇月峰曰：嗣宗勸晉，存體面，此全是上媚。吳注：此稿詞自佳。

史右司馬臣溫嶠主簿臣辟閭訓臣禪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邵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現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任彥升百辟勸進今止賤梁書以此為為邛邛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奉被還命，未蒙虛受。縉紳駟臨，

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宏致。高蹈海隅，匹夫之

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

為讓。况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

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整旅，大造王室。雖累繭救，宋重朕

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鐘，功疑不賞。皇天后

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

逢之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一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

心。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圖受祉。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

風骨高騫在
考稽之上

弔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邁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王不毀。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慳歎。悉心重謁。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沈初明勸進梁元帝第二表

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回皇。雖醉醒相扶。同歸景亳。式歌且誦。總赴唐郊。猶懼陛下。俛首潛然。讓德不嗣。傳車在道。方慎宋昌之謀。法駕已陳。尙杜耿純之勸。岳牧翹首。天民累息。臣聞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一。測而以財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屋廟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

衢之鶴。蓋由應物取訓。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以放勛。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期。庭闕湮亡。鐘鼎淪覆。嗣膺景立。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隗囂。託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光展其矯行。僞書誣罔。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矣。匪疑何卜。無待著龜。日者公卿失馭。禍纏霄極。獯羯憑陵。姦臣互起。率戎伐潁。無處不然。勸明誅晉。側足皆爾。刁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顧銜悲。涼州義徒。東望隕涕。慄慄黔首。將欲安歸。陛下。英畧締天。沉明內斷。橫劍泣血。枕戈嘗膽。農山圯下之策。金匱玉鼎之謀。莫不定算。展帟決勝。千里擊靈鼉之鼓。而建翠華之旗。驅六州之兵。而總九伯之伐。四方雖虞。一戰以霸。斬其鯨鯢。旣章大戮。何校滅耳。莫匪姦回。史不絕書。府無虛月。是洞庭安波。彭蠡底定。

元帝答第一表曰
泉未嘗劉邦而漢
王曰旗未懸周茂
祚太子

文昭武穆。芳若椒蘭。敵國降城。和如親戚。九服同謀。百道俱進。國耻家怨。計期就雪。社稷不墜。繫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啟之避。凶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萬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卽日五星夜聚。八風通吹。雲煙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飛艦巨艦。竟水浮川。鐵馬銀鞍。陵山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湛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報主。莫不覆楯銜威。提斧擊衆。風飛電耀。志滅凶醜。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五行夕返。六軍曉進。便當盡司寇之威。窮蚩尤之伐。執石趙而求璽。斬姚秦而取鐘。修掃瑩陵。奉觀宗廟。陛下豈得不仰存國計。俯從民請。漢宣嗣位之後。卽遭蒲類之軍。光武登極。旣竟始有長安之捷。由此言之。不無前准。臣

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戚。自國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奪。不任悽悽之至。謹奉表以聞。

沈初明勸進梁元帝第三表

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賊景烏伏獸窮。頻擊頻挫。姦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同趨。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項三重。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九縣雲開。六合清明。矧伊黔首。誰不載躍。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嬰憤忍酷。自紫庭絳闕。胡塵四起。壘垣好時。冀馬雲屯。泣血臨兵。嘗膽誓衆。而吳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又有三監作亂。西涼義衆。阻秦塞而不通。并州遺民。跨飛狐而見絕。豺狼當路。非止一人。鯨鯢不梟。條焉五載。英武克振。怨耻並息。永尋霜露。伊何可勝。臣等輒依故實。奉

觀其鍊鍊道
緊處即知徐原
之卑靡

修社廟使者持節分告園陵嗣后升遐龍輶未殯承華掩
曜梓宮莫測並即隨由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袒
哭聖情孝友理當感慟日者百司岳牧仰祈宸鑒以錫珪
之功既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冲宵然疑
邈飛龍可躋而乾交在四帝閻云叫而閻闔未開謳歌載
馳是用翹首所以越人固執熏丹穴以求君周民樂推踰
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卽位無以貴功臣光武止蕭王豈謂
紹宗廟黃帝迷於襄城尚訪御人之道放勛入於姑射猶
使樽俎有歸伊此備來豈聖人所欲帝王所應不獲已而
然伏讀璽書尋諷制旨領懷物外未奉慈衷陛下日角龍
顏之姿表於狗齊之日彤雲素霧之瑞基於應物之初博
學則大哉無所與名深言則曄乎昭章之觀忠爲令德孝
寔動天加以英威茂畧雄圖武算指揮則丹浦不戰顧盼

則阪泉自蕩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鑿河津於孟
門百川復起補穹儀以五石萬物再生縱陛下拂袵衣而
遊廣成登弁山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訴兆庶何所歸仁
郊祠配天疊篚禮曠齋宮清廟匏竹不陳仰望鸞輿匪朝
匪夕瞻言法駕載渴且饑豈可久稽衆議有曠彝則舊邦
凱復函洛已平高奴櫟陽宮館雖毀濁河清渭佳氣猶存
臯門有伉甘泉四敞土圭測景仙人承露斯蓋九州之赤
縣六合之樞機博士捧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其已列
豈得不揚清警而赴名都具玉鑿而旋正寢昔東周既遷
鎬京遂其不復長安一亂邾洛永以爲居夏后以萬國朝
諸侯文王以六州匡天下方之跡基百里劍杖三尺以殘
楚之地拒抗九戎一旅之師剪滅三叛坦然大定御輦東
歸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緬求前古其可得歟對

第一表曰左渥右澗
夫雖可以爲居抗殿
臥龍惟三可以在鎬
必勤之建業也哉

揚天命無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新奏

徐孝穆勸進元帝表

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爲稱於華鳥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聞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助華鳴謙同於旦奭握袞秉鉞將在御天玉騰珠衡先彰元后神祇所合非惟太室之祥圖諫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機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得而稱也自無妄爲象鍾禍上京梟獍虔劉宗社蕩墜銅頭鐵額興暴皇年封豨修虵行災中國靈心所宅下武其興

墨子亦鳥羽書降曰命
周武王伐殷天賜以黃
鳥之旗

望紫極而長號瞻丹陵而殞慟寤寃將報天賜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元狐之錄尅李軼於河津征陶謙於海岱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雷如霆非貔非虎前驅效命元惡斯殲旣挂膽於西州方燃臍於東市崑尤三塚寧謂嚴誅玉莽千剽非云明罰青羌赤狄同界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愔愔方承多福自氤氳渾沌之世驪連栗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嶠潼雷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明明龔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華景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葦茨伺晨無勞銀箭重以東漸元菟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桑銜日

經術湛深言中
之有物是孝
過人處即此足
以見其一斑

莫不編名屬國歸貢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同福其文昭武
穆附蕇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故諮
詢天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宗王啟禩非勞陽武之侯清
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揚龍旂以饗帝御鳳辰以承天歷
數在躬疇與爲讓某官等至艱伏承聖旨謙沖爲而不宰
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睞愚謂大庭
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嶽且署明堂
巡狩章陵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玉宮南望牛頭
方稱天闕抑又聞之元珪旣錫蒼玉無陳乃棫樸之愆期
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
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拯萬邦之命豈可逡巡
固讓方示石戶之農高謝爲君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
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瞻蒼生何望昔蘇季張

儀違鄉負俗尙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况臣等
預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
漳水加牢貶館隨世汗隆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
造命與時乖等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攢承間內殿事
絕耿弇之恩封奏邊城私等劉琨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
奉表以聞



合河甫氏
列輝家譜

駢體文鈔卷十三

駢體文鈔卷十四

賀慶類

蔡伯喈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

伏惟陛下應天淑靈丁期中興誕在幼齡聖姿碩義威儀
孔備俯仰龍光顏如日星言稽典謨動蹈規矩緝熙光明
思齊周成早智夙就參美顯宗令月吉日始加元服進御
幘結以章天休臣妾萬國遐邇大小同喜逸豫式歌且舞
臣等不勝踊躍鳧藻謹奉生頭酒九鐘稽首再拜上千萬
壽陛下享茲吉福永守皇極通遵太和靖綏六合宜民宜
人受祿于天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詩曰顙
顙昂昂如珪如璋令聞不忘萬壽無疆

曹子建慶文帝受禪表

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答神符誕作民主乃祖先
后積德累仁世濟其美以暨于先王勤恤民隱劬勞戮力

以除其害經營四方不遑啟處是用隆茲福慶光啟于魏
陛下承統贊成前緒克廣德音綏靜內外紹先周之舊跡
襲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內爲一豈不休哉
鮑明遠征北世子誕育上表

臣等言臣聞本枝無疆布諸前典衆多彌貴信之華封故
積德則慶深業昌則祚廣伏承王子以中氣正月鍾靈納
和誕躬紫閣膺祚朱紱弧矢夙陳珪璋攸覲雲光麗輝巖
澤昭采嘉祥爰孚柔顏載晬凡在氓隸莫不忭悅臣霑恩
踰物慶倍自中不勝殊歡溢喜謹奉表以聞

沈休文賀齊明帝登祚章

竊惟皇源浚遠帝寶連暉基深慶厚道貫萬葉而鬱林凶
德早樹行悖人經逃聽之所未盡宗廟之殆如綴百靈聳
動九服迴遑結后來之望思庇民之主日月以冀遐邇翹

心伏惟陛下大聖在躬君德夙表龍章日綵煥若麗天納
麓賓門道風遐被睿化神行無思不洽獄訟允歸天人戴
仰屈飛龍之眇轡紆汾陽之遠情運堯心以臨億兆敷舜
烈以膺寶命雖中宗之興殷道宣后之隆漢德異世同符
千載一揆刑措之業方遠隆平之基在焉率土含欣懷生
戴賴况臣早蒙覆潤夙荷恩靈踊躍外畿心不勝慶謹緝
民和式流皇澤塗歌里抃載懷鳧藻

江文通爲建平王慶明帝疾和表

臣聞慶動至元則昌衢敦序教孚上雲則紫寓交泰故祁
寒溽暑無以變其和沴火凝陰不能徙其氣伏惟陛下至
德遐穆實天縱聖在鑄蒼岳道括寰海故丹陵之君欵金
泥而謝賢媯墟之后眷龍圖而慚德頌聲蔽達歌思匝道
而望景暫虧輪光少暖玉櫺遠和金幌輟念百祠未遑四

獄匪處吉蠲為慶神御方休瑞廣文齡祥深武日具惟涵
教欣愉兼薦臣班戚奉慈實自慶舞不勝悅豫之情
江文通為蕭公上銅鐘芝草眾瑞表

臣某言臣聞象際元通豈以明昧岨運幽崖遙現不以人
靈異謀威書璧誥既信其綵緣鱗丹字彌驗其文是以業
藹鴻經則煙露呈炤精昭景緯則川岳發華故寶鼎白雲
瑞集軒世芝房赤雁祥委漢年元石鴻鐘遠炳晉室玉璧
彝器近耀皇宗自大明乘規泰始疊矩朱髻素毳之至史
不絕書奇葉珍柯之獻府無虛月今懋歷啟圖靈基再固
頃歲以來禎應四塞近獲豫州刺史劉懷珍解稱所統建
寧郡建寧縣昌村民于萬山中採藥忽聞異響從石上得
銅鐘一枚長二尺一寸遠象古鑄近乖今製又州界之內
樹生連理二木隔澗滕枝相通越壑跨水合為一榦方之

帝失今之証師為人作
呈詞輒云有某事炳
據豈知亦有所出

舊說彌復為貴宣城所統臨城縣山中獲草一株交柯攢
莖紫蓋黃裏貞潤晞晞自然天華採綴歷時質色不變口
□□□炳據有徵近獲吳興太守臣王奐云十一月二十
九日解所統長城縣令臣張撫解稱其月二十五日甘露
降縣東界下山之陰又東太守臣腦解所統武進令臣紀
法宗云十一月十日解稱其月二十四日甘露降於彭山
松樹至九日又降如初臣以祥緯雜沓星燭波連斯乃靈
迹深覃睿衷負感理應寫順祗無涵秘稽往徵古僉欣升
泰瑤光日闡玉繩永休謹拜表遣兼長史參軍臣姓名奉
銅鐘芝草以聞

江文通為建平王慶少帝登祚章

上書皇帝陛下伏承肇嗣天震雲飛璿極戎夏歸服民靈
以戴臣聞黃旗紆藻瑞益於姬帝紫雲垂蓋効異於劉后

實乃深賜天衷廣映祇迹伏惟陛下騫英駕聖極靈縱睿
矩心明裁縹道詰時遙裔雜符雜沓河紀是以膺符寶宮
輯命珍殿誼洗雲密德徽嫺夏濬發鴻源長禘偉業方絢
聲金圖騰華玉厯波滄下岷炎躔上漢臣公苻締寵誠兼
親屏禮升之日守官楚甸不獲勉躬儲外奉顯行間魂泣
江郊心泣京國不任悲仰哽慰之情

江文通為建平王慶王太后正位章

上書王太后殿下伏承以今日淑辰曾光樞景慶芬祇外
禮蔚寰中臣聞道懋第昌業廣祉盛藻秩攸臻憲章斯飾
伏惟殿下柔明固天夙資龔懿芬惠翔聲端簡散譽冠采
擎姪騰耀徽妣丹陵蘊德元正棲聖煙煜國牒衍溢民聽
涵道席教且詠且洽臣忝任蕃圉無由隨例闕廷不勝荒
情

庾子山賀平鄴都表

周武帝建德六年

臣聞泰山梁甫以來卽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
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同禮殊樂異至於文離武落剡木
弦弧席捲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矣伏惟陛下
握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沈雄內斷不勞謀於
力牧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
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捲秋葉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偽
抱圖載籍已歸丞相之府銜玉繫綬並詣中軍之營百年
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怨俄然掃蕩昔周王鮪水之師尙
勞再駕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
慮平定寓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
國裁漏麟洲小水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
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雖復八聲並唱未足頌其英聲

六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坐鈞臺而誓衆。奴啟繼夏禹之功。入南郊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此無改之道。大孝也。與當今鹿臺已散。離宮已遺。兵藏武庫。馬入華山。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侯。置於交河之北。然後命東后。詔蒼冥。衢壇琬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慚德。臣忝竊榮幸。蒞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慶。不勝鳧藻踊躍之至。

庚子山賀新樂表 建德三年冬十月六代樂成

臣聞天地順動。則雷出爲豫。聖人成功。則風行有節。故六德在咸池之宮。山谷可調。八風入承雲之奏。人神不雜。我太祖文皇帝字文泰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變魏作周。移風正雅。衣裳而朝萬國。珪璧而會諸侯。至於經綸圖籍。校讐烟燼。樂

正無缺章。秩宗無廢典。豈但商頌十篇。得諸太史之室。虞書五禮。取於恭王之宮。恭惟皇帝武帝以下武嗣興。中陽繼業。運日月之明。動淵泉之慮。律歷著微。無煩於太史。陰陽晷度。躬定於天官。故得參考八音。研精六代。封晉魏爲二玉。序殷周爲三恪。雖復朱干玉戚。尙識典型。素鞞纁裳。猶因雄據。未若山雲特起。八卦成形。鳳皇于飛。九州觀德。改金奏於八列。合天元於六舞。聲含擊石。更入登歌。調起初鍾。還參玉管。足以感天地而通神明。康帝德而光元象。昔者齋居元扈。爲曲在於雲門。師渡孟津。習舞歸於山立。遂乃包括三名。克諧一代。作者之謂聖。天之所啟乎。豈惟路鼓靈鼗。空桑孤竹。廣矣大矣。輪焉奭焉。是知零陵孝廉。空傳玉管。始平太守。虛稱銅尺。臣等並預鈞天。同觀張樂。軒墀宏敞。欄檻眺聽。崇牙業業。猛虜趨趨。翠羽揚旌。靈鼉樹鼓。

杳冥雲霧蕩薄丘陵醴泉與甘露同飛赤雁與斑麟俱下
聘魯請觀理當見其盛德適齊忘味定是知其盡美昔淵
魚聽曲尚得聳鱗樞馬聞絃猶能仰秣臣等誠愧知音敢
忘悅豫若使詳其音律是所邈然但能記其鏗鏘於斯為
幸不勝慶悅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庚子山為齊王進赤雀表

臣聞南陽雉飛尚論秦霸建章鵠下猶明漢德當今天不
愛寶地必呈祥自應長樂觀符文昌啟瑞伏惟皇帝欽明
文思惟以劬勞成務麻象日月允釐百工海水無波天星
不動去四月十三日秦州清水郡伯陽縣文谷林在家獲
一赤雀光同朱鳳色類丹鳥降火飛精似入公車之府流
金成製若上凌雲之臺謹案赤雀銜書止于豐戶周之受
命興乎此祥即事所觀同符合契實可圖形瑞譜書頌儒

陳白者舊信日魏為繫
狀名者欲者集徽相
為曰天棘中心志外古棘
蒙蒼者齊命之徵也
采為雲中太守見水行

林事足成臺名堪紀號豈直雲中太守見赤心之奉主蓬
萊童子知白環之報恩臣等預觀休徵情迫恒慶不任鳧
藻之至

庚子山為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武帝保定元年五月

臣聞三才既立君臣之道已陳六位時成禮樂之功斯正

故以叶和日月測度陰陽悅豫兆人儀形萬國者也伏惟
皇帝應籙馭天披圖受命據太陽而縣象履天昌而建極
白環表讓德之符元珪告成功之瑞太階既平升中可習
必當水建千年山稱萬歲伏見勅旨刊正音律平章麻象
奏黃鍾而歌大呂變孤竹而舞雲門莫不遠取疏通聲從
安樂四分既明三微且定是以聞鍾于洛浦即辨聲乖聽
鐸于邯鄲先知響韻二分二至行于司麻之宮九變九成
被于中和之職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被風俗平寒暑豈直

吟嘯谿谷回翔鸞鳳而已哉是知零陵廟前徒尋舜管始
 平城下空論周尺臣聞上制其禮下習其儀君定其法臣
 行其事謹造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升合等始得成功至
 于分粟絜黍量絲數籥實以仰稟聖規參詳神思所冀節
 移陰筮無勞河內之灰氣動陽鍾不待金門之竹而琬琰
 事輕般倕慮淺不足展手成均增輝度量謹賫器奉表以

聞

盧子行爲百官賀甘露表

河榮洛變授社於勛華元玉素鱗降靈於湯武其間微禽
 弱草改狀移形夜宿朝雲星光動色皆以照臨下土發揮
 帝載干祀一致隔代同符伏惟陛下上總天維傍握河紀
 持欽翼之小心纂昇平之大業萬靈翹首應三古以西巡
 兩儀貞觀乘六氣而東指卿雲旣出還聞百辟之歌河清

可俟實得萬人之歡而上元乃顧神物荐委飛甘灑潤玉
 散珠連昔魏明僊掌竟無靈液漢武金盤空望雲表豈若
 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斯實
 曠代祥符前王罕遇休矣美矣皇哉唐哉臣等並徼昌運
 俱沐元造驟聞秘社亟覩冥賜振鱗撫翼空馳魚鳥之心
 瘞玉編金方待云亭之后

合河前氏
列粹家語

駢體文鈔卷十四

駢體文鈔卷十五

薦達類

陳忠薦周興疏

見後漢書周榮傳

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宏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孝友之行著於閭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蘊匱古今博物多聞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棲遲誠可歎惜

孔文舉薦謝該上書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諸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

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克運，三年乃讜。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驚，羣凶破殄。始有橐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章。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能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駭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剋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孔文舉薦禰衡表

何焯曰：章表多浮，此建安文辭特其氣猶壯。建安文章，結兩漢三局，開魏晉之派者，此種是也。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宏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宏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空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

方伯海曰疎宥難於典
麗一難於疎宥此獨
當之東漢中易是一種
少色文字

別馬表薦味精道
度屬節高遊揆其
器量國之元寶宜
處弼疑之輔以消非
常之咎元德之禮所
宜招命王塗隔塞
遂無聘命年七十九
建安七年卒

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
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
伎者之所貪飛兔騾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
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
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秦子安救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安益部耆舊傳安廣漢人

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
書美黃髮而易稱顏回固將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
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
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扶亂修
已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
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危何憂
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蔽天何況于真今處

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
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
而忽萬仞之崇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
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
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
陳所見

陸士衡與趙王倫薦戴淵啟

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
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
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庭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
必能結軌驥駮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
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
陸士龍薦張瞻書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
 謨以教思興禮樂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
 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皇帝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
 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
 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德精粹器思深通初慕聖
 門棲心重仍啟塗及階遂升樞奧抽靈匱於秘宮披金滕
 於元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採微集
 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艷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
 靜隱寶淪虛藏器裝裳襲錦緇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
 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措紳之士具懷愾恨方今太清闢
 宇四門啟籥元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
 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沈淪下
 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大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

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感
 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

桓元子薦譙元彥表 義門曰亦自道健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
 故有洗耳投淵以振元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
 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
 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邱墟
 三方圯裂兔罟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
 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
 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
 逸廉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玉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
 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於時皇極邁道消之會
 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

孫月峰曰大約以華
 禮勝焚惟其不甚
 華所以猶有雅味

命屢招奸威相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王立誓
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
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
殆無以過於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導之所先
崇表殊節聖詰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
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遜之俗若秀蒙
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
矣樵秀周之孫也李雄盜蜀辟之不應常冠屨皮躬耕山藪永和三年安西將軍
和溫平蜀表薦

劉柳薦周續之

臣聞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紓高世之逸
是以涓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伏惟明公
道邁振古應天繼期游外暢於冥內體遠形于應近雖汾
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於窮谷矣竊見處士
雁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
之所遣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
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崑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
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
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欸不以人廢言

陸休猷薦朱萬嗣表

臣聞陵雪褒穎貞柯必振尊風賞流清源斯挹是以衣囊
揮譽於西京折轅延高於東帝伏見廣州別駕從事史朱
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冲夷秉操純白行稱私庭能
著官政雖氏非世祿宦無通資而隨牒南服位極僚首九
總州綱三端府職頻掌蕃機屢續符守年暨知命廉尚愈
高冰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茂厯宰金山家無寶
鏤之飾連組珠海室靡璫珥之珍确然守志不求聞達實

定以澄革汚吏洗鏡貪氓臣謬忝司牧任專萬里雖情祇
 慎擢才闕豪露敢罄愚陋舉其所知如得提名禮闈抗迹
 朝省搏嶺表之清風負冰宇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
 萬物敢緣天澤行雲時德雨施每甄外州榮加遠國是以
 獻其瞽言希垂聽覽
始安王暹光為揚州刺史
 任彥昇為蕭揚州作薦士表

臣某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
 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空
 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
 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五聲俊響九工是詢寢
 議廟堂借聽輿阜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
 違微倖路絕勢門謂王暹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謂王暹英俊下僚不可限
 以位貌竊見祕書丞琅鄒臣王暉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

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
 名教之樂故以輝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素書
 辭賦清新屬言元遠室邇人曠物疎道清養素邱園台階
 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忘而已
 哉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字僧孺年三十五理尚
 棲約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
 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
 可述豈直鼯鼠有必對之辨竹書無落簡之謬暉坐鎮雅
 俗宏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祕寶瑚
 璣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
 不任下情云云

合河蕭氏
列粹家譜

駢體文鈔卷十五

駢體文鈔卷十六

陳謝類

鄒陽獄中上書自明

迫切之情出以微婉嗚咽之響流為激亮此言情之善

者也

孫月峰曰思如泉涌若神筆出之而神彩飛動使人讀之百遍不厭卓為千古奇作○只一
意而重復說此態多新奇古之此體是創體比物連類頗似騷賦

陽從果孝王游介
於羊膝公孫後之
間勝等疾陽惡之
孝王怒下陽吏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
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
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
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使吏訊
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
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
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其患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
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
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

孫曰二事上已有說
乃更申說一通更說
味黃歇上秦始皇書
同法

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
期逃秦之燕藉荆軻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
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
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
蘇秦不信于天下言其死於燕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
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
而怒食以馭騶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
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
淨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
司馬喜臏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為應
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
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
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
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
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移豈惑於衆
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
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諛而
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
伯中國齊用越人宋紀越人蒙其害甚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
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
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朱象管蔡是
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
而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悅田常
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
善無厭也夫晉文親其讐而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

作許多引喻幾層
收束如亂流歸壑
湍中不乏滌回勢

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
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
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
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能去驕傲
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
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
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
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
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
根柢輪困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
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
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
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

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接
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
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
語不奪乎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
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鳥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
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
帷廡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
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
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
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
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
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考王立出之年為上客

上面長喻廣學至此
求合意氣確道天下
應起作結

觀蔡仲之命知
周所以與觀請
王之對知漢所以
以義

掃舒也布散也又
王莽傳詩國十五
掃編九州

潛与漸通

中山靖王聞樂對

漢武帝即位大臣德吳楚七國故事以諸侯奉強欲
稍侵削建元三年勝未朝因對云

臣聞悲者不可為繫歛。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
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
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幼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
也。夫眾煦漂山。聚蟲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以文王
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
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
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
明月曜夜。蟲蟲宵見。然雲烝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
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
蠱生道遼。路遠會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
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
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併奇所
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
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曹子建求自試表

太和三年植還雍州常日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于榮
親。事君貴于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
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
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
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
德厚也。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
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
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
華靡。耳倦絲竹。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

者有異于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元冕，俯媿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于輕繳，淵魚未懸于鈞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于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青筋詩頌蒙夫石建
魏東椒原五其苑微
功自贖又曰甘赴江州
屠戈吳越

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為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于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在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馳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賊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于事。

浦二四所言亦是
賈生終童盛氣喜
功之得耳試之實用
或未必然也而文正從
屬國請纓二事奪胎

江介多悲風淮泗
馳急流願欲一軒濟
惜哉無方舟間居非
多志甘心赴國憂子
建雅詩中語也即
求日試表之志

盜馬乃秦穆公事見
呂氏春秋而謂趙
者上祀曰趙氏之先
與秦共祖又造父嘗
封趙城為趙氏

浦日信出至祝則
分我不妨自亦矣

義門謂此父可比
出師表宿所未喻
其排側動人心似
耳
中山靖王聞樂對

死無損于數虛荷上位而泰重祿會休力隆遊戰石亭敗績息鳥視終于白首此
徒囹圜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劔
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劔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臣昔
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元塞伏
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
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于明時立功于聖世每覽史籍
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
功銘著于景鐘名稱垂于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
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
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
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
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
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

子為魯
將三戰三

免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
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
竦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
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
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
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于陛下者誠與國分
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
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
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曹子建求通親親表 明帝太和五年植上書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
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於萬

此叙情亦自子政
封事未

先自陳其情

水為諸王求通存
向是上表奉云

拜自陳其情字是
求通祝之文

亦祖漢代

何日中間色親在
內排側動人頗中
山靖王問案對

物可謂宏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
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
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
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
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
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
恩昭九族羣臣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清得
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
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
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
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
異殊以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

皇極結情紫闈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省
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
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
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
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
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
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
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
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
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
終惟憂我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
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
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

蔡開之曰常與贈白
馬王彪待參看

魏主叡報曰諸國
奉無禁錮之信痛
枉過正下吏懼謹
至於此身已救有司
為王所訴

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子之歎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懷懷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教有司如王所訴小星空文

曹子建陳審舉表

若斷若續似無倫次而意理自密哀憤塞習有不暇擇

言者矣其沈痛殆不減子政

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矣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元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離齷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

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謠。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鼪鼯謹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搯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

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鑿駕暴露於邊境。故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聞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問。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

高雲隆疾萬口
占上既曰宜防厲
揚之臣於蕭塘
內可選諸王使典
兵其時鎮按皇
截翼其帝宜蓋
司馬氏無君志外
是皆知之矣

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不必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其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温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

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是年八月。令諸王及宗室公族。朝明年正月。

曹子建上責躬詩表 黃初四年以雍止王朝臣所上此疏。應列於求日。

黃初二年。監國者。均希拍奏。相。酒。博。傷。連。脅。使。者。也。是。賤。

臣植言。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罹。聖恩難以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遘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鳩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

考永無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
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踴躍之懷瞻望反側不勝犬馬戀
主之情謹拜表并獻詩二首詞旨淺末不足採覽貴露下
情冒言以聞

羊叔子讓開府表

魏志曹真傳注載
其清轉司馬懿為
太傅表其文甚美
其弟義而為也

浦云八字他臣平心
道篇大政

此段辭讓臣文皆承
以茶為憂申寫

臣祐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
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強進
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臣聞古人言德未為
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歸而荷厚
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誠在過寵不
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
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
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

浦云以下推到論才
尚多賢路宜廣以
堅所讓

上段大概說此更歷
指資望名德以實
之非泛推賢可以

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輕小
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
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
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于版築之下有隱
才于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
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
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光祿大夫李熹秉節
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
大夫李允蒞政宏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
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
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
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
必於外虞有關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

伯陳情志
孔明出師並
忠孝懋積
聖況摯者人
謂師然自肺
中流也星天
有教文字

張華問安樂
曰可次齊桓
而霜用野
公得諸高
而表國成
明之於日
者去已
數語寫盡

言出至情
真愧死

之志不可以奪

李令伯陳情表

全以質勝却於質處成至文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
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
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
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焚
焚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
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
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
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
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
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
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

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
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
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
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微賤朝不慮
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
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
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
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
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
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帝覽之日士之有名不虛也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齋板詔書

義門曰此文亦學
蔡中郎讓高陽
侯表

以禪詔見疑此文
章為禍

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拜受祇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死
罪死罪臣本吳人出身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邱
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
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宦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
游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
節可紀雖蒙曠濫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橫為
故齊王問所見在陷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
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
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
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矧
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較而一朝翻然更
以為罪蕞爾之生尚不足為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
威卽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日經聖

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
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
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
震悼踴地躡天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
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
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
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
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
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
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
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
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庚元規讓中書令表

何日與三王平
多般列其才氣
頗銳

孫月峰曰：渾雅微愛康
巖未測在晉初有此書
字風度亦自可貴。以陳
王諸表覺稍似華也。
不足贖有餘乃學字
副若夫劫利使人處則
又是元規獨至。

何義門曰：觀元規
之意非志存退讓
但欲拊天下之耳

塗山在夏靡由
禹稷同驅如氏居
周不與畢崇等
列此皆昔人亦稱
也。然尚父既封
邱呂及又居環
衛則又何說耶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
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
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
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元風。頻繁省闈，出
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
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
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
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
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
矣。何者？臣于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
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
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
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

幸高

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
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于朝。無援于時。根植之本，輕
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于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
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
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
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于國。是以疏附則
信，姻進則疑。疑積于百姓之心，則成重闔之內矣。此皆
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
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
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
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欵朝士百僚
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
榮祿，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

何義門曰情詞亦
瀟曲盡

文雖以風度勝而

廉耻道喪清談

之契也

加元九錫仲文之辭

後漢書親受禪徽
以楊彪為太尉辭曰
虎備漢三公傾亂
不能有所裨益豈
可贊維新之朝

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仰覽
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為國取侮。是以控控屢陳。丹款
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
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
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矣。

殷仲文解尚書表

桓元儲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及心抗表自辭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
則受制于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于臣
實非所敢喻。昔桓元之世。誠復驅迎者眾。至于愚臣。罪實
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
高謝。遂乃晏安昏寵。叨味偽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名義
以之具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

匡復社稷。大宏善貸。佇一戮于微命。申三驅于大信。既惠
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繫維。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
進退。唯力是視。是以僥倖從事。自同全人。今宸極反正。惟
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
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
鮑明遠侍郎報滿辭閣疏

臣言。臣所居職限滿。今便收迹。金闈雲路。從茲自遠。鮪經
沈藏。方絕光景。祇戀遲迴。結涕濡泗。臣嚚杌窮賤。情嗜陸
昧。身弱涓斲。地幽井谷。本應守業。墾畛剿蒞。牧雞圈豕。以
給征賦。而幼性猖狂。因頑慕勇。釋擔受書。廢耕學文。畫虎
既敗。學步無成。反拙歸跂。還陋燕雀。日晏途遠。塊然自喪。
加以無良。根孤伎薄。既同馮衍。負困之累。復抱相如。消渴
之疾。志逐運離。事與衰合。束馬埋輪。絕游息世。宿福餘慶

爰邁聖明。煦蒸霜霰。葶甲雲露。得從下走。叨迹人行。操勤負羈。班榮扈隸。矜愚訓短。哀有弗及。奉此而歸。足以沒齒。雖摩肌髮。無報天德。更冀營魂。還能結草。不勝感戀之情。謹詣闕拜疏。奉辭以聞。

王仲寶請解僕射表

臣遠尋終古。近察身事。邀恩幸藉。未見其倫。何者。子房之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爲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王佐。理非曲私。兩主專仗威武。有傷寬裕。豈與庸流之人。憑含宏之澤者。同年而語哉。預在有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當畢志驅馳。仰訓萬一。豈容稍存形飾。以徇常事。九流任要。風猷所先。玉石朱素。由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之間。都無微解。至于品裁臧否。特所未聞。雖存自最。識不副意。兼竊兩任。彼此俱獲。專情本官。庶幾髣髴。且前代掌選。未必俱在。代來何爲于今。非臣不可。傾心奉國。匪復退讓之與。預同休戚。寧俟位任爲親。陛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于殊眷。頻冒嚴威。分甘尤戾。王元長求自試表

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唯動植。且或有心。况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沐浴私恩。拔迹庸虛。參名盛列。纓劔紫複。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懃而官。昔賢曾議。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晏。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才見序文武吏法。唯所施用。夫君道含宏。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修。敢蹈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

蘇執升曰文情委折安
采秀妙陸兩侯評其
驅思入眇抑聲歸細嬌
柳手韓娥之揚被知
言武

二八管夷吾耻之臣亦耻之願陛下裁覽

謝元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此為隋王于隆府文學世祖敕元暉
都遣新安王記室辭元暉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鴛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西東或以歎嗚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蒂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袞采一介抽揚小善故舍耒場圃奉筆兔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濶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淡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融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華輕舟反溯甲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艗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

何義門曰彥昇
章表此篇珠健
不減傅季友

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任彥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入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識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

高與王晏徐孝
嗣博袴廣天子逆
行救逆乃托於子孟
之廢昌邑里奇欺天
下後世乎

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耻晏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是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贖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卽垂聽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宏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任彥昇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進謝中庸退慙狂狷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爲文而三冬靡就負書燕魏空殫菽粟躡屩齊楚徒知貧賤旣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馬作牧以蕙苾興謗赭衣爲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爲民知井馬日之逸百年上壽旣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皋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折芟燔枯此焉自足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釁等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締構草昧敢叨天功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顧已反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接吳開白水列宅舊豐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

晉宋以來以吏部
尚書執用人之柄
銓衡品藻資位尤
重

濟曰趙王倫為亂謠
曰金章盈箱尚不足
長言小人在位者眾也

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遠識繼軌雅俗所歸唯
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
機暫發顧無足算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
臣况之一何遼落齊季凌遲推王倫事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
市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嘆草創惟始義存改
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
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
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或與時
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盛德如卓
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
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
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
農而仕乃祖元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

賁慕皆褚洸子世
以為賁恨淵失節於
宋室故不仕

凱任止牧伯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所富者義所乏者時薄
官東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
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豕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
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
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
管蒯愛同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
辭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
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任彥昇為褚諮議蔡讓代兄襲封表
臣慕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封
南康郡公臣門籍勲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家允膺長
德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
國讓宏義存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

方伯海曰駢體文多
失之浮泛而富味似
此之相據確切氣度
闕亦者少矣

孫月峰曰大約祖鄒
梁王馬任安三書稿
詞甚工運思亦微婉
與奈氣弱何

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屈理且先臣以大宗絕
緒命臣出纂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
隕若使賁高延陵之風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
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爾不
任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

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流隨至南兖州廣陵也郭彦文
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
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
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
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
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
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
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

凝巖側身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
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
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
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
歎迹墜昭憲身限幽囹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
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
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
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
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
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
係單于之頸俱啟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
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
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况在下

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差史遷下室
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
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
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也
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
聖厯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游雜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
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園
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
梧邱之魂不愧於沈首齊穆公事鴻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
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江文通爲蕭太傅謝追贈父祖表

臣公言卽日兼謁者僕射姓名奉宣詔書贈臣亡祖某太
常卿亡父某爲散騎常侍特進左光祿大夫寵煇泉扃恩
疑松石奉渥銘心祇光慟慮臣行阻祇元躬早荼棘如創
之痛晷日不追終身之恤霜露彌感雖慙曾輿喬木之敬
實抱仲路華轂之哀自謬籍珪金空貽組紱爵侈于公祿
盈于私何嘗不靜欷其結默慕交深不悟睿孝動天昭性
曠古惠被遠紀澤演慶世丹情靡諒峻冊愈凝大榮集身
尙驚異施况寵洽山柏特振殊造銷骨懣命猶不勝謝不
任鯁泗荷珮之誠

江文通爲蕭公謝開府辟召表

臣公言近被詔旨賜令臣府自辟僚賢竊聞洽以才爲寶
教以人爲貴激風揚蕤實資山東之英凝華重馥良在關
西之彥近以闡耀世經發麗朝序而州策郡聘茲禮尙墮
台召鉉辟斯文亟隱豈非盛美難嗣故曠寂先芬者哉臣
謬贊國機職宜冰鑒未能澄形炤藝薦品任官旣乖覆業

彌感深寄仰屬皇心遙覃察政洞俗宏此懿典崇臣遠寵
輒仰睿恩謹宣巖壑庶幽居之士蘿薜可卷奇武異文無
絕於古

江文通爲蕭公三讓揚州表

諸篇語皆飾讓故有貌而無神其雕藻異綵固自文通
獨擅

臣某言臣再辭非謙重讓靡飾實以爵高中世歷古所難
寵冠上台縣代誰易詳圖辨箴如鏡如水檢崖覽志匪雕
匪文魂祈夢請駐心挂氣陛下猶降以璽書之榮被以丹
碧之采頓然變容一慮九逝臣以爲寒暑繇乎平分晦明
驗乎天道咎譽起於微薄得吝生於小疵故金衡旣陳錯
髮之異必懸銅墨咸設分撮之殊已傾聖哲不能爽鬼神
莫由避况臣鄙樛早盈陋才久溢第超庶后禮絕羣班仰

贊東序之賓平參北宮之政窮盈極滿於斯爲甚鑒茲隆
替淵冰非譬所以坐洞房而不悟下輕帷而嘆息也古之
馭教當有道焉量能而受賞擬智而錫位深乃裂組遠故
分珪前人以爲稱首昔賢以爲美詠自非上德橫乎天地
高績格於區宇烈譽馥於一時茂名鬱乎當世者豈有降
今日而莫先哉臣爰蒙殊寄六稔遂交及荷摠任二耀忽
周未能塞謗生民獲免僮訟何盛勲之足題詎深烈之可
銘乎而因委忝濫踰溢倫等朱軒躍馬光出電入貂冠紫
綬寵靄霞炤闔宗奉國猶非報殉方將身侍鑾華雪齊魯
之侵地手執羈勒驚燕越之遠郊然後追迹范張濯纓汾
射臣之志也華爵盛典非所敢寧伏炤古巡將流聖察無
使匹槩血誠不諒於璿扆宏芬英猷遂蕪於里聽豈伊庸
臣獨蒙其庇亦曰海隅咸被其利

江文通爲蕭驃騎讓太尉增封第二表

臣某言以鉉司崇貴袞位淵嚴非德非功無忝無溢故誓
魂肆請舒衷仰謁不能曲流慈炤遂乃徒洽恩弊周覽未
交靈爽以懼臣歷古沿途循遠訪繪未嘗不麗選袞台妙
簡槐采者也魯鄭之賢戚曹蕭之勲彥吳鄧之盛功王鍾
之素業孔明之居蜀茂宏之在晉僉曰伊人是以處無懦
色臣官逢昌世運漸時明頻煩紫渥綢繆嗜命身薄施厚
感厲愈深遂負機繩之託猥集衡梁之任風軌不樹徽猷
罕宣無以式翦寇兆載弭姦萌致虹沴阻於上京蜺妖扇
於下國實賴藩伯鞠旅侯甸入守攬搶旬始烟祛霧卷故
皇道威稜之由神緯昭昌之効臣豈有探覈察幽之智攻
城野戰之力哉今迹無小功事貽大賞愧寤終朝慙夢流
夜咨此庸弱何以任忝伏惟淮泗猶梗趙魏未賓中原久

蕪神州方翳思樂盛猷願厲聲頌將陪雲驂以北徠扈朝
服以濟師乃爲少雪庸誠微謝天眷耳寧容遽竊茂爵輕
領鴻名者乎伏願聖渥遐覃賜以矜宥霈焉垂仁穆然惠
德血祈旦亮慊志夕滿雖蹈疵戾猶深抃躍

江文通爲蕭公讓九錫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厲心罄辭寫情畢議眇望神藻鑒見丹襟而
帝闈以秘綸誥方明中外卷容左右軫慮臣以爲麗天秉
經君上之彝憲儀地執緯臣下之恒軌故皇極載凝庶士
交慎昔者重黎効官裁居炎冥之職義叔能任方掌日月
之序至乎御龍勤夏未聞冠俗之爵大彭翼商豈見超世
之典以古先哲后如茲之慎賞也臣乃謬貽國寄志在靖
難若夫野戰虹蜺伏順者易爲威城攻鯨虺奉國者理必
全雲氣薄蝕下民咸貴更明恃險與馬舟中皆可異議故

昌邑有歸邸吳楚無旋師斯激芬揚糝物同其幸焚惡去醜世共其底實爲仰憑俯順之効臣亦何力之有焉竊謂祿爲十郡必俟禹迹之勤錫以九命乃須周公之美况呂梁不鑿而器重元珪越裳未獻而賦擬千乘京關識其崇貴畿服知其忝冒鏡前修而慙形覲往德而聳慮畏崖之請取譬深水審量之所呈炤燿景伏願陛下遠牽雄範近覽英規憑霞停詔臨風輟恩豈伊愚臣方被昌化具目遺氓咸蒙其賴

袁千里謝武帝啟

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炤灰非喻萑枯未擬摳衣聚足顛狽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科調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鄴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

有緩憲於斲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旣殊鳴鴈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儉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殉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宏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繁遂乃頓釋鉗赭歛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旣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

陶宏景解官表

臣聞堯風冲天。潁陽振飲河之談。漢德括地。商陰峻餐芝之氣。臣棲遲早日。簪帶久年。仕豈留榮。學非待祿。恒思懸纓象闕。孤耕壟下。席月澗門。橫琴雲際。始奉中恩。得遂邱壑。今便滅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東關。故鄉就望。瞻言興念。臨波瀉淚。臣舟楫已送。無緣躬詣。不任攀戀之誠。謹奉表以聞。

王僧孺奉府牋

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徽繩。解籙取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玉。賈子上才。爰傳卑土。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閣。多慚衮服。取亂長裾。高榻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坐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厠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說。方謂襍腸。隕首不足以報一

言。露胆披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能。尉羅裁舉。微禽先落。聞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鼈而爲羣。披榛捫樹。從虺蛇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席。淚若縷縻。

王僧孺爲韋雍州致仕表

一旦攀附。遂無涯限。排雲矯漢。飛捧待翼。陸離蟬組。照灼旛旗。受服推轂。執珪奉酌。變狹室於高門。改小冠於侯服。况復還周。紐其六印。歸齊列其五鼎。常懼輪輕。載積基薄。墉高器覆。危傾人指。鬼瞰老與年并。疾隨衰及。途遙齒截。漏迫鐘鳴。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菌蟪夕陰。倏駛無幾。槿蕤朝采。飄零已及。仰朱闕而掩涕。俯濠谷而自悲。豈復式瞻拱默。仰接鐘鼓。儻帷蓋未親。東岳稍駐。擊壤鼓

腹其賜猶多

沈初明爲陳太傅讓表

奏六代之舞不能祚天具百神之歌無以動聖延首當闔
轉增危慄百川沸騰王室如燬釋位同謀諸侯總至盟書
會府餘臣一人若使幅巾衡巷口絕平吳朝遊赤松暮過
濟北出就侯服入褫龍章則四野有壘誰守社稷如其雄
戟在前強弩自衛負孺子之圖飾緣鵠之鼎軍威重于護
將國禮貴于寒門則臣道尙卑孰云非偪臣所以出謝公
卿入訓妻子拜長陵之園謁太祖之廟不以九族違恩義
不以百姓負國家所期陛下與北極同壽朝廷與南山同
固

庾子山爲閭將軍乞致仕表

建德二年抗表致仕優詔許焉

臣聞禮云大夫七十致仕於朝傳家於子膳則二珍衣稱

時制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太祖
文皇帝扶危濟難奄有關河臣實無堪中涓從事自洛食
風塵河梁旗鼓華陰有白馬之兵河曲有黃沙之陣臣雖
用命不能奇策功薄賞厚因人成事恩澤年表常以愧心
仰逢周朝以揖讓登庸謳歌受命主貴臣遷頻煩榮寵三
槐以鑄鼎象物知其神姦五等以桓圭飾瑞守其宮室臣
以何德兼而有之况復水土之職王梁以應讖受徵兵戈
之玉韓信以登壇獨拜語其連類臣又何人當今四海未
寧三方鼎峙陛下勞心之日羣公展効之秋而臣甲子旣
多耄年又及無參賓客之事謬達諸侯之班尸祿素餐久
紊彝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
水交侵菁華已竭雖復廉頗強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
能爲役榮啟期之樂適足自怡燭之武之言無能爲也特

乞解所居官。言從初服。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若臣北陵移病。東臯歸老。山河茅社。一反司勳。公侯圭璧。還封典瑞。則朝無冒位之人。臣免妨賢之責。虞氏養老。敢希東序之榮。周朝如荼。豈望西郊之禮。但瞻仰天威。方違咫尺。徘徊城闕。私增悽戀。不任知止之情。

江總持爲陳六宮謝章

恭膺禮命。愧集丹縷之顏。拜奉曲私。愁縈翟羽之色。魯宮夜火。伯媛匪驚。楚榭奔濤。貞姜何懼。豈期日月騰影。風雲瀉潤。遂復位崇。九御聲高。六列象服。增華丹駟。耀采何以彌佐。王風克柔。陰化兢惶。竝集追想。流荇之詩。荷遽相并。遂失鳴環之節。

江總持爲陳六宮謝表

鶴籥晨啟。雀釵曉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動雲袿。香飄霧縠。媿纏豔粉。無情拂鏡。愁縈巧黛。息意臨牕。妾聞漢水贈珠。人間絕世。洛川拾翠。仙處無雙。或有風流行雨。窈窕初日。聲高一笑。價起兩環。乃可桂殿迎春。蘭房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驚羞。假蔡琰之文。寧披悚戴。

合河蕭氏
刻梓家譜

駢體文鈔卷十六

駢體文鈔卷十七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

檄移類

類
教令所頒亦謂之檄非止用之軍旅也其體與移文相

祭公謀父稱文告
之辭即檄之本原

揚雄曰軍旅之際
飛書馳檄用枚
象言其為文敏
速也按此則檄非
長卿所長此文告
之辭又与檄稍別

言本非用兵以釋
其驚恐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
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
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誦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
稽首來享移書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廟南夷
之君西僂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
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
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
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
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

後乃喻以自反

文則工矣論則正矣
然以得已之疾病氏
而猶責以廉鮮
耻乎

揚海雷之威施根
毒之刺任意如厲
先聲奪人

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
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
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
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
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
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
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
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膽塗中原膏
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
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
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特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于
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
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

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
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
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
陛下之意惟無忽也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
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
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
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
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為世鑒及
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
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
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

極其醜試并及
先世此孔璋而得
夫在廷上不得不
焚

被以虎文言羊
質虎文也

不奉迎天子是本初
失著遂為曹桀所
先身悔其失故於
此作幹旋之筆

因人情之所憤而
勸之
數其罪惡必令神
人共嫉天地不容
方見聖言動

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竝作
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乞擣養因贖假位與金
輦轂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闖遺醜本無懿
德獠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
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
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
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
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
獎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
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
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
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
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彊幹

為略中
官及輸
西園錢
一億萬
尉

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環甲席卷起征金
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
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再造於操也後會鸞駕反施羣虜
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
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謝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
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
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
腹議者蒙隱戮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
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睚眦
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
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
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
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

尚書仲文謂者

尚書記朝會公卿充

又因其科條之
密而勅之

暴揚過惡張
皇威武以從事
昭而理辯

揮与徽通

以將行篡逆為
辭則亦以得身四
海之聽

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
又特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
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
苛慘科防互設層繳充蹊坑竅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
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存呼嗟之怨歷觀載籍
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
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
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
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
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
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
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
震懼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隆

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
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
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掩其後雷震虎
步竝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熾飛蓬覆滄海以沃爍炭有何
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
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
遺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痍人為讐敵若迴旆方
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
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
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
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
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
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

聖朝猶云主上也
物通乘輿足以破其
扶天子之計

日者初一初二款
是也子者甲子乙丑
三款是也詳日知錄

此文視本初之概務
州為不逮矣然
魏武猶謂可愈
頭風蓋副馬上
之急求言腹中
之所欲其才固不
易得也

故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
寇弱玉違眾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
日幽并青冀四州竝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
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竝匡社稷
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
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
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如律令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

孫月峯曰孔璋筆勢勁遠此檄鋒銳不及孫州為
此檄稿本平安元年情明核正得法論體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咳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
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夫見幾而作不處凶危上
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
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
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

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譬猶
穀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為舟楫足以
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獲
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
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刑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
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及其抗
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
滅身罄越軍及吳王濞驕恣掘強猖獗始亂自以兵彊國
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
凜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已陷其胸何則天威不
可當而恃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眾不足恃也自董卓作
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踞疆如二
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捍

轉振受皆清切
使人瞭然劉彥和
西得露板以宣眾
不可使義隱也

特起鷓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
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
為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
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啟行未鼓而破伏
尸千萬流血漂楸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
江而不濟者以韓遂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
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唇齒又鎮南將軍張
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旋復整六
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師涉隴則建約梟夷旄首萬里
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
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
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樸胡賓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
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秘盡四海兵不鈍鋒

指事贅理行餘
宕折所以為難

吳恃水戰即以此
折之

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
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
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
校為列侯將軍以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
約之屬皆為鯨鯢超之妻奴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
市非國家鐘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順逆之分不得不然夫
鷲鳥之擊先高攫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
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
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
中羌燹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
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據庸蜀
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
吳會萬里尅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

國威爲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疆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勲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穆尚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阜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旣誅袁譚，則幽州太守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書策，折衝討難。芟敵奉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啟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律，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邱山之功，享

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燧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讐。辜讐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父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

引譬為教言之
聖之動聽

方伯海曰按孫檄乃在赤
歷合肥之兵後吳魏一
勝一敗彼此相當文若是
時孫漢臣望孫也孫孫孫
加九錫姑極兩事非人年
以見救結末大雅曰智者
為人擇於於為己謀與則
人之性從兒千里外不自
見其曉也

何教門曰當時
事勢固然筆力
神速過人處

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
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逐
兩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
鳴高岡以遠尉羅賢聖之德也鶴鳩之鳥巢於葦苕苕析
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苕諸賢處之信亦
危矣聖朝開宏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入與眾無忌故設
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志良時也可
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
其未能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
虎絕其蹠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
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
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若之末日忘一日以至
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

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鍾士季檄蜀文

孫月峰曰諸檄中獨此篇厚得體蓋是時蜀已不支
無庸贅解

檄豫州最壯駭而詞慙以支檄吳擘緩如不欲戰皆中
有戒心也魏蜀強弱形見故言之磊落獨得文誥體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
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
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
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
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
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
冀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
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

俾知不獲已而用
兵非無名而黷
武

破其恃險之說
吳破其恃長江
固同意

文約理贍只此已足
後世擬言之士以未
耶亦子自矜巧對
不直一笑

有苗周武有散錢發廩表問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
戎車庶宏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
一朝之志故畧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
世英才與兵新野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
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
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
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
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
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
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
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
君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
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鳩毒懷祿

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宏寬恕之德先惠後
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職殊
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爲戎首咨困偏禽獲
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
加上寵况巴蜀賢智見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
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
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廼肆去累卵之危
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
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矣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魏伯起爲東魏檄梁文

此據文苑英華錄北史慕容紹宗檄梁文其詞與此相
出入彼似整勁此則序事較密又云杜弼作
觀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建之以邦

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二宇宙所以總一雖五運相
 推百王革命此道之所一作行孰之能改一作能易而皇家承
 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遠修禮讓
 以止訟舞干戚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元功潛運至德旁
 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唯彼吳越獨阻聲
 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而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
 之會遂解紮南冠喻以好睦舟車遵派川陸同光亭檄息
 犇走之勞屯戍無逼卒之變雖嘉謨長算爰自我始而罷
 兵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本無事業乃枉道於人間遂
 乾沒於世上嗚吠於爾朱之門鎮守於普泰之日曾無為
 主之識詎有挈瓶之智既而投命義旗歸身幕府殊異雍
 齒有類丁公時逢寬政得免大戮棄其瓊滓收其力用預
 在行伍參跡驅馳及秦隴逋誅每專經略以河南是空虛

將兵十萬制河
 南之口謂委任
 輕耶特為王
 在時不敢動身

景負高歡卯翼
 之遇為飢鷹飽
 謀字文不容而
 托身建業其情
 昭然可見奈何
 三石怪何十三州
 而金甌缺矣

之地漢陽非兵戰之衝薄存犄角聊示旗鼓豈資實效奇
 以遊聲軍機催勒蓋維景任總兵統旅則有司存而愚福
 有積驕憤遂甚屢犯軍紀自生疑貳禍心潛構翻成亂階
 負恩棄德固恤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顛委慈母似脫履
 棄寵弟如遺芥龍鍾稚子痛苦成行變彼諸姬破亡為伍
 滅伯春之婉轉慕姜兒之爽言不與狼虎同仁而共豺狸
 等惡及遠託關隴依憑姦異逆主定君臣之分賊臣結兄
 弟之親解其倒懸仰人鼻息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
 慮躬擐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
 統御一作流離之地甘鮮卑體進熟圖身讒言浮說抑可知矣
 叛豎投命豈將擇音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
 蔽於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寶叛邑椒蘭比好人而無
 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

四民樂業百靈効祉故丞相材標國楨道潤時雨義冠伊
霍勲蓋桓文大君立德世功世祿作民舟楫爲國棟梁內
外齊心上下同德蛟騰虎嘯風生雲起摩日則車懸轉舍
排山則龍門洞開吞雲夢於胷中運天下於掌內雖有賊
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鳧之飛海曲彼
既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
事無常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
遂致勾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
侵軼徐郟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是以
援乘麾旄之將投石拔距之士深銜僞主信納亡叛含怒
作色如赴私讐意存涉血義不旋踵攻戰之利實若有神
徵兵聚衆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被蝥蟻之甲當窮轍以
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其鋒刃斃援埃塵且接便已亡戟

時新獲貞陽故
取以岸四方之聽

棄戈土崩瓦解貞陽以從一作子之親爲戎首之任非獨
但一作力屈道窮亦將無路還蜀兼亦復一作挾子垂翅俱在
籠樊將士以昧禍之心爲助亂之事皆掬指舟中矜甲鼓
下同宗異姓纍纍相望曲直旣殊強弱不等父出子孤自
取其貽違卜復諫何以辭責雖復貪利苟得背同卽異獲
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窵食鈎吻以療饑飲鳩毒
以救渴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旣往之難逮猶將來
之可追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啟萬家
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
亦可見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令
其時堪乘便旣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
然則摧堅強者難爲功拉枯朽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
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豈同輕剽之師

傅蕭衍老公作太
平寺主乃其本謀

為市傳翼其契
必至持此

景果曰欲為帝
耳

捨身同泰遂併
其子孫家園而捨
其後梁室禍敗果
九徽之一符驗

蓋無智愚而知
矣乃去卷城既
破正德併廢亦
容之聲初在敵
然歸而更慘矣
卽陵進難子亦
在敵雖之以也
蓋正是此為天
子解菜

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恐尾
大於身踵麤於股俯強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
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淮
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
魚橫使漢江江一作黃土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天折露
霧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工用其短以少為多
反覆山淵顛倒冠履射爵論功盪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
及之政荒民流禮崩樂壞改換朝章變易官品雖世異漢
朝而事同新室加以用捨乖方立廢失所矯情動衆飾智
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內恣鴟靡
外逞殘賊人人厭苦家家思亂災異降於上怨譴興於下
履霜有漸堅冰且至侍浮一作將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
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腹心強弩衝城

長戟指關徒探雀鷲無救麻蕪之虛空伺熊蹯詎延晷刻
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鵲蚌相危我乘其弊方使高旗
舒旆長轂啟行迅騎追風精甲耀日四七並列百萬為羣
風飄雲動星羅海運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
不陷猶為岸上之虎當作水中之龍以轉石之形為破竹
之勢將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建業之宮麋鹿遊
姑蘇之館但恐兵車之所轄轆劍騎之所蹈踐杞梓於焉
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順時以動見
機而作面縛銜璧肉袒率羊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
櫬而出拂席相待必以楚材將為晉用固乃喜得異度實
自利獲士衡卽援客卿之族將加驃騎之號斯蓋壯士封
侯之日大夫立節之秋冬冰可折時不再來先事預懷有
如皎日王侯無種工拙在人凡百君子勉求多福若不改

道成蓄不臣之志
而以子孟孔明自處
彼之勒兵討逆移檄
遠近與袁景倩志
節無二兵敗身死
其不幸也論者徒見
其舉事無成以為
才非定愛是以成
敗論人至而不取
彼之舉事文移
多矣獨錄此文
使忠臣短氣

文通策彼之必敗
謂彼之有五敗道
成有五勝此殆貢
調之言未果有特
識
此文善於鍊白精警
奪目尤妙於簡
彼之道道成書曰世有
為臣而有近日之事術國
漸小故有宏演不國我宋
獨無其人又云天下既無
任負之痛為懷貪憚
而有賊宋忘吾甯捐
中色節邪

迷坐待淪沒。一旦暴骨草莽。流血成川。猶且不悟。噬臍何
及。故宣往意。馳此簡書。檄之到彼。咸共申省。

江文通討沈攸之尚書符宋順帝昇明元年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不克而死

侍御史大夫尊冠賤履。君臣斯位。愛順惡逆。成敗可曉。未

有憑凌我江郊。侵軼我河縣。而不流魂。漂骨。丹宗血祀者

也。沈攸之寂寥無聞。起自甲卒。邀我百戰之軍。乘彼一捷

之幸。鑄山裂地。紐紫要金。擁旗藩伯。便無北面之禮。受符

方屏。即有專征之釁。箕賦深歛。毒被南郢。枉墨矯繩。害著

西荆。鬼怪其性。故從始而遂終。狼戾其志。乃泐少而得老

山陵。不奔移殃。為慶踐祚。無賀按劍。稱予遂乃關馳逆書。

亭炤妖火。此而可賒。孰不可宥。今遣陳承叔。彭文之等。敢

勁二萬。前驅電躍。呂安國。任侯伯。垣崇祖。曹虎頭等。樓艦

五萬。射蛟中流。苟元賚。郭文孝。程隱。雋等。輕舸二萬。高旗

蔽日。周盤龍。張文嘉。薛道淵等。鐵馬五千。龍驤後陣。凡此

諸帥。莫不氣薄日月。精變虹蜺。或飲羽石梁。或超踰亭樓

索鐵拔距。孤視口旅。顧眄則前後生風。喑鳴則左右激電

然後鑿戎薄臨。驍虎百萬。六軍徐軌。五輅遲旆。丹艦發炤

素甲生波。樓煩白羽。投鞍成岳。漁陽黑騎。浴鐵為雲。于是

高山與深谷共漣。紫芝與白艾同滅。不亦惜乎。符至之日

幸加三省。其驅逼寢手之人。鋒陣塢壁之主。若有投命軍

門。一無所問。或能因罪立績。賞不示私。斬祛射袂。唯功是

與。購募之科。具列如上。信如白水。皦然無二。臺明詳旨。飛

火普加宣。下文書。千里馳驛。齊王出項新亭馳檄數彼之九罪不及此文之切錄

王子淵移金馬碧雞

持節使者敬移南崖金精神馬影影碧雞處南之荒深溪

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

我門曰陶唐氏既
衰而後有劉累
兼字有本

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兮可以為倫歸兮翔兮何事
南荒也

劉子駿移太常博士

李安漢曰敘道術興廢上下千年而斯文之志甚銳買董二
劉鄭康成之功所以至今不腐也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
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
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
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
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
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
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
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
畧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
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

李安漢曰不推董
生何故

左氏初出於張蒼
家至文帝時果
太傅賞誼者刊誌
授趙人貫公

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
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
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
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
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
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
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
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
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
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
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
而未發孝成皇帝閑學殘文缺稍離其真迺陳發秘臧校
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

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閱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二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此廼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竇周公讓隗囂書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巨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于國無疑之誠

也伯春囂子恂之字
欲以達詔生諸博
士罪故諸儒咸思
憾

冀據有地城孤
至一隅欲以閣干
天位難矣實
擇主而事推誠
開說而器終不
寤從月及也

冀不伯駢乃與五
郡太守共成厲兵
馬上疏請師期

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于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憤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議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走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子衆何如弃子微功于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夷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邱墟生人轉于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于難是使積疴不得

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况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梁簡文帝答穰城求和移文

屬彼數及侮亡運逢瓦解石言水鬪寔驗地凶飛絮雨粟還符天怪故淪俗駿崩遺黎南請所以皇畧北征事同拯溺愍百姓之未安傷一物之失所故餘民襁負掃地來王而向化之黨忽覽今移威以陶茲禮樂重覩衣冠已變伊川之髮兼削呼韓之袵寧當生人玉關死歸建業民情若此匪我求蒙行人遠屆寔亦勞止想近察時機遠詳圖緯早去中原遽反桑梓旋地脈而北移越天渠而南指然後三姓二賢可存十半如其遂固守株不達元象將恐衛將之師復有狼居之戰應侯之討更覩陰山之哭

此律家所謂
過失殺

庾子山又移齊河陽執事文

周天和四年十一月十日陝州總管長史梁昕移齊河陽
執事自拭玉繼書通關去傳寔謂上方銷劍山陽息馬過
茲禦客或慢重肩屬故司疆陰行善盜君一臣二上穆下
乖國家以邊鄙心搖須固備守大司馬齊國公天子介弟
中軍元帥駕馭孫吳驅馳貔虎舉因農隙義異城郎師巡
我境曾非及輶縮載之畢前旗已迴彼國兵馬不防殿後
餘塵遂至相接建旌疊上未及五申安鄴城傍先驚七伏
當峩鋒刃或膏原野所獲彼將夏州刺史梁老首領今以
相還尸鄉不遠無令久客馬驢甲兵具條相勒封人宜依
領納宿無鬪志不獲交綏致此埃塵誰階其咎故移

駢體文鈔卷十七

駢體文鈔卷十八

彈劾類

王子贛劾匡衡張譚 此何以入駢體文鈔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畧壹統
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
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
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
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
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于主上卑君
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
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
衡更為賞布東向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
百官共職萬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
惠于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

漢以來鄉為
尊

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陽方正奏罷鴻都文學書奏不省

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雷謂之辭曰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按松覽等皆出于微蔑可笑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譎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曰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曰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鍾元常上漢獻帝白劾書

魏略曰後徵河東太守王邑曰天下未定心不願微而吏民志邑郡掾衛固固及中郎將危宜等名詣錄求乞邑而邑已拜杜畿為太守畿已入界錄不聽先苦但邑支符邑何印便種後河北詣許自歸錄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者曰之乃上書自劾

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寔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繇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眾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闕庭隳

恭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誕迫吏民拒畿連月今雖反悔犯
順失正海內凶赫罪一由繇威刑闇弱又繇久病不任所
職非繇大臣當所宜爲繇輕慢憲度不畏詔令不與國同
心爲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爲不敬又不承用詔書奉詔不
謹又聰明蔽塞爲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
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土臣久嬰篤疾涉夏盛
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
冠徒跣伏須罪誅詔不聽

劉大連劾周筵劉允李匡奏晉愍帝建興四年事

古之爲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
折獄死者不得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
曹參去齊以市獄爲寄自頃烝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
罰失宜謹按行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

隗詠上於是王尊
等引各請解職
元帝曰政刑失
中皆吾劄塞所
致一無所問

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誼譏士女縱觀
咸曰其冤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
還無有稽乏受賕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爲征軍以
乏軍輿論于理爲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
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輿論至于伯也何獨明之捶楚
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飾辭以應理曹國之典刑而使
忠等稱冤明時謹按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參軍劉允屬李
匡幸荷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
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枉同周青冤魂哭於幽都訴靈恨
于黃泉嗟嘆甚于杞梁血妖過于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
哭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爲豕刑殺失中妖眚並見以古况
今其揆一也皆由筵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
任彥昇彈蕭穎達疏

臣聞貧觀所取窮視不爲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尙可
以激貪而厲俗惇此薄夫况乎伐冰之家爭雞豚之利衣
繡之士受賈人之服謹按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
開國侯臣穎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寂寞
屠中之志異乎鮑肆之求魚殮之資不俟潛有之數遂復
申茲文二追彼十一風體若茲準臣斯在陛下宏惜勲良
每爲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叅議請以見事免
穎達所居官以侯還第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顧望
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魏王著令抵罪
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臣昉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暨擾疆隴王師薄伐

孫月華白以華語雜
括事情大是筆力妙
居在存體由占地步上

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塗
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
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
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
恭守此之疎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
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啟土而已哉
實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故使蠟結蟻
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
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
虧勦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卽王
臣謹按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
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邁茲多幸指蹤非擬獲
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檐裁弛鐘鼎遽列和戎莫

孫日用志深婉非
抄筆不特潤茂
若此

效二八已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己吐
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坐曹死蔡優券
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
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畧
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宏廟算惟此庸
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
愍彼司氓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
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
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
裨將帥絀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
奉白簡以聞

任彥昇奏彈劉整

孫月峰曰雅穆叔俚事亦有有態陸兩侯曰參處亦能令
罪人心骨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嫗不冠不入汜毓

字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斯為
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按齊故西陽內史劉寅
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
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眾又
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伯又奪寅息遠婢綠草私
貨得錢並不分遠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
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
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
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便打息遠整
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范屋中高聲大罵奴采音舉手
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
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
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眾整

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衆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婢奴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贖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廻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

此文昭明刪去善本補入今与彈文相應

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杖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孃云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提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尙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

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絀應洗之源委之獄官
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
臣劉整閭閻鬪茸名教所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統袴惡
積釁稔親舊側目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
加大杖薛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未見孟
嘗之深心唯倣高鳳字文通交通之偽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
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庚而檐帷交質人之無情
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
事免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
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牽
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
不足申盡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宗元饒劾陳哀奏

臣聞建旗求瘼實寄廉平褰帷恤隱本資仁恕如或貪汙
是肆徵賦無厭天網雖疎茲焉弗漏謹案鍾陵縣開國侯
合州刺史臣哀因藉多幸預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
無德無功坐尸榮貴譙肥之地久淪非所皇威尅復物仰
仁風新邦用輕彌俟寬惠應斯作牧其寄尤重爰降曲恩
祖行宣室親承規誨事等言提雖廉潔之懷誠無素蓄而
稟茲嚴訓可以厲精遂乃擅行賦斂專肆貪取求粟不厭
愧王沈之出貶徵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寘以嚴科實惟
明憲臣等叅議請依旨免哀所應復除官其應禁錮及後
選左降本資悉依免官之法

沈休文奏彈王源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縣中正臣沈約稽首言
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若乃交二

孫月峰曰亦是任秀
丹徒而鍊劫稍遊

族之和辨仇合之義升降竄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厮庶販鬻祖曾以為賈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亂世業可懷樂郤之家前徽未遠既壯而室竊貲莫非阜隸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自宸厯御寓宏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辰興言思清敝俗者也臣實懦品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而托姻結惟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為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

何曰風聞言事非此
池北偶談陳衍之風
同三字出漢書尉陀
詩
王昌平有拓字也

源子湘王滿連婚致
煩中丞白簡可見當
時氏族之嚴不知天
下大事豈有重於
此者否也

推擊不遺餘力

云是高平舊族寵奮亂胄家計温足見託為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閭王簿源父子因其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氏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亂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為虛託不言自顯于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即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籍世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豈存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定於典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茂祖辱親於事為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黠世塵家將被

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任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
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
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
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劉士章彈賈執傅湛文

長兼御史中丞劉孝儀稽首言南康嗣王府行參軍知譜
事實執與前中書舍人傅湛在王座飲酒時上不安人從
臺還聖體已和湛乃揚眉瞋目謂執曰卿念天子我不見
關出悖慢言語連及於上共執忿誣湛昔經殺牛誤父自
殺近效殘貪賄賂狼籍特逢解網宥其餘命自被棄廢尤
懷怨憤謗訕不遜謹按前兼通事舍人臣傅湛才薄驚蹇
特荷抽擢自預左右頻蹈極刑押對鞠書累逢闕過未聞
報効反懷恚憤聖體不安臣下憂懼而湛敢生怨望輕肆

慢辭醜爭及父心無愛敬戲語連上罪同悖逆未央馬瘦
不覩廐令之忠甘泉道蕪遽見扶風之罪宜其狗乎東市
尸彼轂門南康嗣王府參軍臣賈執始聞湛語初無逐雀
之心末因私忿遂顯懷鳩之逆雖迹似折奸意由肆憾惡
慢于人自彰穢醜見辱父子已會季倫之辭爭及其父復
入梁蚡之嘆是使王嬙悲于連累黑要喜于得用太子舍
人始興藩王臣蕭毅幸因社祚爵預藩屏而散金失所設
醴乖人雍容之賓未游于雕苑號怒之客日醉于雷池致
使博徒跣弛慢醉盈路醜顏受辱曾無發糾並恕伯厚之
心俱鳴路粹之責臣等參議請以見事依法免毅所居官
解執知譜事請議貶黜付之鄉論不得廝預官流刺尙施
行輒不禁止

合河蕭氏
刻輝家譜

駢體文鈔卷十八



